

大悲千手攔不住，步步親從舊路還。

備前要侍者，偕予寓。但之金藏山，冬迄于春，忽一日辭往京師，俚語以代書別云。子伴病夫，金峯索寞，對雪擁爐，口邊生醜。三玄三要，懶商量。四句百非，渾剗卻。今朝又逐春雲歸帝鄉，何日相逢共看山月白。

贈龍岩仙藏主

貞治癸卯仲秋月夕，余忘年友于光德龍岩老兄，特特遠來見訪。岩居相得，懽甚。同下錦藍亭上，翫月。余謂龍岩曰：靈山指曹谿話等，且置不論也。寒山子云：吾心似秋月，云云。正是秋月，今夜澄目最好。只吾心實未知其所在也。然龍岩將醜語之頃，時有山童侍旁，敲松根歌曰：心向何處尋，山中闕寂良宵欲。深皓月高懸，虛籟滿林。谿聲潺潺，漱玉鳴琴。石女木人起鼓舞，虛空開口笑吟吟。余勵聲詞曰：休休小子多口，二人携手歸庵就寢。翌旦援毫記焉，以贈龍岩公云。

佛祖贊

釋迦三尊

三界獨稱尊，十方無等匹。普賢乃左輔，文殊是右弼。象王休回旋，獅子忘頓呻。元來不起金剛座，萬德金容應刹應。菩提樹下金剛座，滿口縱橫大脫空。從此二千三百載，依然明月伴清風。

出山相

任他流水下人間，莫怪浮雲歸故山。六載艱辛柴骨露，這回果改舊時觀。昔水嚼藥成何事，討得通身瘦似柴。四十九年三百會，夢中說夢誰癡。雪嶺枯坐成箇甚麼，勉強出來人天殃禍。等閑放過二千年，今日相逢親勸破。

杜陀釋迦擊鉢拄錫杖立岩瀑下

雪嶺沙門，枉出人間。鉢盂無底，金錫光寒。岩泉應有倒流日，滿面慚惶洗卻難。

彌陀佛

塵念頓除，如明鏡面。安養三尊，即時示現。區區若是望西方，華池寶樹怕難見。紫金光聚，慈容烜赫。區區迷徒，向外求覓。把閑思念暫時忘，樂邦果不在西方。聞說此無量壽佛尊像，一夕罹回祿災。而後得之熱灰堆中，空絹皆燼。像無所壞耳，遐邇奔趨，驚駭嗟嘆。逆知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敢不隨他去。神異寔不可測，因焚香稽首，聊述贊詞云。

觀音大士

手搯念珠，足躡蓮萼。入流亡所，返聞遺覺。衆生界空，我願方極。剎剎塵塵，靈光赫赫。回首貪觀水中月，不知眼裏著金屑。別別無量劫來，得一概。瀑布透石，松崖撐空。碧草爲座，瓶柳春風。眼處聞兮耳處見，不知何劫悟圓通。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一身分化三十有二，應衆生心如月印水，大智光明無處不至，苦海算沙念珠輪指迷途，忘歸寶蓮視趾，春透百花，鶯啼千里，南無觀音，圓通大士，入那伽定，示現圓通，悲心一點衆生界空，岩泉何事響玲瓏，妙相巍巍梵音落落，擬議不來，鐵圍懸隔，白花巖上千尋瀑，盤陀石上，古瀑巖邊，悲願海濶，妙智光圓，聞空聞性，見離見緣，圓通三昧，隨處現前，塵塵刹刹，澍法雨，手裏春風，柳色鮮。

圓通三昧，塵刹現成，耳裏山色，眼中水聲，劫外春風，瓶柳青，滄溟千尋，悲心甚深，崖瀑無聲，聞塵自清，大士圓通三昧力，世間那有苦衆生，塵沙刹土，救人患難，將謂一去萬劫不還，喚補陀巖上自安閑。

十方一華座，徧界大圓光，何止分身三十二，春來萬國百花香，坐圓相中，塵塵圓成水月場，刹刹渾是空花座，歷劫無人入得來，普門元自不曾鎖，百千三昧水中月，四八應身空裏花，歸去補陀巖上坐，青山老卻幾烟霞，圓通門戶等閑開，惹得龍天特地來，終日寥寥對巖瀑，入流亡所坐堆堆。

清淨光圓，弘誓海濶，楊柳春青，頻伽水活，寥寥獨坐，沒人來，可惜普門徒自開，三有苦海，一葉慈舟，普度群類，到彼岸頭，壺中春滴柳條露，塵刹圓通法雨流，寶華王座坐巍巍，湛然深入三摩地，刹刹塵塵應現身，豈惟四八而已矣，古皇天下樂無爲，化跡猶存丘索類，爭如瞻仰慈容人，悔過捐邪伏妙理，燒炷背水勞籌策，滅寇添兵又多事，大士

未由動聲氣，生死魔軍自逃避，普門歷劫缺關鑰，願海何嘗有涯涘，返聞聞盡見非見，鳥啼花笑只這是。

畫謂龍天來側耳，垂慈何必在音聞，無人入得三摩地，海畔青山空白雲，大圓滿光妙相堂堂，昏夜星月苦海舟航，如今深入三摩地，瓶裏芙蓉吐定香，瀑泉穿石，岩樹凝雲，天真明妙，泯見亡聞，終日支願坐，眼象瓶柳青，無人入得三摩地，爭識普門元不局。

如意輪觀音

終日撐願坐，思惟善哉，深入悲願海，度群生了已多時，珍重如意觀自在。

長州逸禪者，舊收印本普門品一卷，首有補陀大士像，嘗罹回祿，然後得之灰中，雖空紙少燻，像竝經字敢無所壞者，從子需贊，乃稽首拜手，謹書其上云。

文殊大士

真空妙相，圓通三昧，劫火光中，巍巍如是，噴黑底墨，分白底紙。

地藏

覺城東際，教壞童兒，謾把師子，卻作馬騎，祇緣方寸吹毛利，自肯堪爲七佛師，沒字殘經，看未了，亡鋒古劍，只空持，長年癡坐金毛背，誰信曾爲七佛師。

切利天宮，受佛遺付，有沈苦者，誓我救度，度生說甚到慈氏，虛空雖盡無窮已，切利天宮，親受佛勅，虛空有盡，悲願無極，寶珠在掌，救拔世間困窮，金錫振威，擊摧地下牢獄。

六環金錫，一顆摩尼，雨物救乏，拔苦垂慈，雖有虛空墜地，日應無濟度棄人時。

達磨

梁王相對不相識，夜半扶桑日杲杲，踏斷大江無一滴，蓬蘆葉冷幾秋風。右梁侍者請。
剛道廓然無聖，乃是觀體現成，元來自救不了，若何度得迷情，長江萬古東流去，腳下依然虛一莖。

六宗邪破一言下，五葉花開萬國春，自普通年到今日，是誰得見箇全身。

寒山

家在五臺歸不得，路頭忘卻已多時，撥毫側立寒岩下，想亦應題落韻詩。
強謂吾心似秋月，爭知肚裏暗昏昏，不須合掌勞人事，歸去臺山且掩門。

拾得

拋卻峨嵋好風月，赤城山水且逍遙，看人寫字忘研墨，回首那知劫石消。
閑卻峨嵋銀世界，國清寺裏恁恁狂，數行貝葉看未了，枯木岩前又夕陽。

布袋

率陀天上幾時得，還灰頭土面且放癡，頭等箇人來，渾不見，長汀風月爲誰寒。
誰信化身千百億，獨遊獨處四明廊，卻將天上長年樂，換得人間一覺眠。
寄跡四明闌闌外，灰頭土面得人憎，自謂化身千百億，我言天地一閑僧。
回頭轉腦笑何事，終日茫茫走市廊，爲愛長汀風景好，多時忘卻率陀天。

政黃牛

浮盆聊翫清池月，留偈還辭國士筵，白鷺鷥邊黃犢背，眼中老卻幾風煙。

郁山主

一顯當頭三際斷，卻將魚目作明珠，安知今日谿橋上，又跨蹇驢歸畫圖。

大覺禪師鏡中現觀音像

謂之大覺全不是，喚作圓通被眼瞞，欲知二大士真體，借手東平破鏡看。

大覺禪師

金錫出巫峽，踏遍楚水吳雲，泥牛過窓櫺，吼破清風明月，隨方赴感，祠山靈神助化權，應物分形，鏡裏圓通呈醜拙，端的驗人，手親眼活，邪禪叢飲氣吞，變老臘翁遺風餘烈，特特西來何所爲，箇是本朝最初教，外別傳師，問世英哲，蜀川權奇，松源的派，無明光輝，初來本朝，同別傳師，邪徒妬害累百流支，回瀾砥柱屹然高崎，啓迪迷情，深慈痛悲，天下建長開，那雄基，千古萬古福山巍巍，迪長老請。

奇哉大覺與圓覺，同德同風道亦同，震旦扶桑爲鼻祖，分身揚化振宗風。

中峯和尚

若論這老和尚面前，則山河大地亦是幻，色空明暗也是幻，三世諸佛也是幻，歷代祖師也是幻，乃至菩提涅槃真如實相等，一一靡有非幻者也，掩光之後三十年，留得箇非幻底，握塵尾拂踞曲柔牀，煒煒煌煌堂堂巍巍，勢與西天目山爭，其高寒，徧使盡大地人瞻仰肅恭而已矣。

萬德莊嚴圓滿身，虛空爲舌若何申。我今不免強道取，自佛已來唯一人。

南浦和尚

佩息耕真印，離先聖途微。舊眠橫岳雲，晚翫巨峯月。手握麈尾，坐趣來機。崖崩石裂，電卷星飛。夫之謂應天子之詔，唱松源之道，大應國師者耶。

佛燈國師

道德光輝揚日月，眼空寰宇僧中傑。宏振玄風何凜冽，全機別舌轟霹靂。摧邪說，魔外纔聞肝膽裂。如今林下多饜飶，大法千鈞懸一髮。休愁殺龍峰萬古盤寥沆。

咄者老和尚萬般似不曾，當機雷奔電激。即時天靜水澄，殺人刀活人劍。少處減多處增，佛也應難覓形跡。闊浮界裏無此僧，夫之謂碩大光明照映今昔。松源的派天下佛燈，寄白相請。

超然標格具大眼目，衲僧冤家叢林軌則。語默才涉離微，聖凡共遭罵辱。有時激起平地波瀾，有時剗除參天荆棘。中流一壺昏衢明燭，千古萬古仰高風。巍峩突兀老龍峰。

復庵和尚

者老漢忒殺不近人情，揭卻釋迦腦蓋。擲瞎達磨眼睛，還將千七百公案打成一箇鐵團圓。當頭與人咬，從教下口難。扶桑夜半金烏轟，笑倒摩霄天目山。

空盡空岩空，幻視幻住幻。神機妙用並馳，露布葛藤等鏟。端的驗人，手親眼辨。假使通身鐵打成，擬議被它穿一串。象龍遠趁風，稻麻不足算。如今五彩施大虎，焉知當下自欺謾。白雲長是臥青山，流水從教出寒澗。

再來小釋迦，三世的傳家。魔佛俱空盡，眼中爭著華。幾度人天推不出，法身爛卻老煙霞。

拈出陳年爛葛藤，使人嘗藥嚼寒冰。半輪天目山頭月，萬世扶桑國裏燈。牛身。

實翁和尚

眉間寶劍當初挂，於雲岩塗毒鼓聲。晚年嗚乎巨福，毫端拈起鳳舞龍翔。一句全提神號鬼哭，從教西來正宗灼然歸我掌中。叢林莫謂今寂寞，萬古真風振海東。

高山和尚

行己精嚴兮，冰清霜烈。爲人痛快兮，電奔雷驚。誰知靈洞高風別，百億須彌不足爭。

明憲和尚

寒猿嘯枯樹，老鶴立喬松。物外乾坤窄，眼中今古空。調高賞音少，越格亦超宗。西來的傳傑，明覺大禪翁。

虎關和尚

人言再生音尊者，孰與當年遠錄公。誰識東山左邊底，光前絕後振宗風。振宗風有何窮，龍淵支派遍天下。一一收歸海藏中。

一路和尚

做得萬年名山主盟，提起千聖頂額一著。蕩盡桑田家法，流通松源正脈。喝下崖崩石裂，機前電激雷奔。三尺黑蛇長在握，擬議遣它一口吞。

夜深落月印寒泉，日暮歸禽破翠煙。脫得真如籠罩去，四稜場地打安眠。打安眠氣衝天，誰知

淵默雷轟處，了卻通玄未了緣。

石天和尙

滌乾教海，撈透禪關。棲雲庵裏，凝寂幽閑。萬古潛谿流不竭，龍淵處處起波瀾。

足庵和尙

是真陸地行舟底，三據名藍震法雷。度盡迷徒知幾許，夢中記蒞太奇哉。太奇哉，絕疑猜。本自通玄峰頂來。

月江和尙，住獨照通照兩寺。

神宇爽拔，眉宇古麗。宗通說通，分履歸戶外。獨照照遍，今籌盈室中。興慈運悲，分老幼悅服。擊邪摧異，兮魔外潛蹤。夫之謂曹源的派遠孫，大雲入室之真子。月江大禪翁者耶。一月纔出，千江影寒。是佗面目，天上人間。巨耐曹源一滴水，無端平地起波瀾。

昔典牛以策禪師，福不逮慧而憂策。公一言，抓著我老師。兄柏巖公瘞處，雖然惜當初叢林，閑卻喫飯。又何憊焉於戲策。公一言，抓著我老師。兄柏巖公瘞處，雖然惜當初叢林，閑卻好一箇主盟。如今拜瞻遺像，爲之歎息。其高弟儼侍者，請贊贊曰。

神采爽拔，面孔儼然。已佩佛燈密印，寧忝大覺正傳。胸中掃除毫末，量外包裹大千。冷笑東寺折牀，鬧熱仰慕法昌泥像。因緣有道，聲喧區域。無心出應入天，萬機泯絕。華藏界一室，高眠竹澗邊。

太虛和尙

江上千山雪晴後，樓頭午夜月明初。吾兄面目只這是，何事丹青繪太虛。

義堂和尙

面目嚴冷，神宇玲瓏。學海枯竭，智境掃空。提起金剛王寶劍，是魔是佛可潛踪。夫之謂東山下左邊底，跳窳跨釜的骨孫，義堂老禪翁。

無住和尙

簪纓雄族，宗門英靈。將謂韶光復鏡彩，胡爲增發法燈明。似卽不住，住卽不寺。鷲峯真規，少室妙旨。要看箇老漢全身，且待華開鐵樹春。

一口平吞三世佛，妙高孤頂月明天。應無所住而常住，大法燈光萬古傳。住妙高。

仲聞和尙

松源遠裔，桑田的孫。遼天閉鼻孔，笑殺鐵崑崙。靈虎山頭高坐，斷凜凜威風振乾坤。

無極和尙

皇室玉葉，金枝叢林。砒霜鴆毒，學海波瀾。渺瀾何曾留元字腳，嗣天龍不寫天龍。果然超宗亦越格，靈龜孤頂太嵯峨。壓斷須彌衝碧落，夫之謂高峯直下的骨孫，佛慈禪師真面目。

頂山和尙

最軟頑時，堅似鐵。到語訛處，坦如硯。巍巍坐斷士峯頂，下視衆山眼轉青。自甘敢不爲人出，出則教它魔外驚。一榻脩然久淵默，誰聞徧界怒雷轟。

俊翁和尙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 卷之二

俊翁老子吾端友，談笑忘懷歲月深。別去不堪追慕處，忽瞻遺像益傷心。休傷心，玉峰萬古翠千尋。

靈叟和尚住壽山

面目巉岩器材瑰，一句全提半提。惡聲千里萬里，無明種草新生。佛燈光焰將熾，人言寶公再現。蔣山我道活龍，誤下死水。禹門欠雷轟，叢社喪公議。枉把丹青畫太虛，孤風凜凜來未已。

孤峰德長老

松老竹癯，水枯霜烈。胸中古今，腳底吳越。列祖重關，七通八達。收拾玄機，退藏於密。烟雲唯可沒半腰，天外孤峯轉。齋峯牛鼻。

南光開山觀長老尼

氣壓丈夫，眼空寰宇。手握黑蛇，打風罵雨。圓機無著也，低頭山帶瑞雲千萬古。

昌快大德

參得天龍直指玄，寥寥盡日自安禪。遺芳餘烈有何極，桂子蘭孫億萬年。

前備中太守佐佐木西公禪閣

皇家一十四葉龍，胃武門百萬軍中羽儀。可欽可畏，惟德惟威。忠義精兮貫于日月，英雄氣兮吐乎虹霓。況是圓顛亦方服，佛魔須放一頭低。

妙喜禪尼

夙植信根，心游空門。為功德母，桂子蘭孫。慈容影現鏡中人，虛幻華開劫外春。

自贊

秀格禪人請

大廈高堂我無分，松根石上逞家風。茫茫塵世誰知己，欲去西山問亮公。

聖濟大師請

水中月影，華裏春容。畫虎成狸，喚蛇做龍。甜瓜棚上苦胡蘆，德山臨濟倚盧都。

莊福天關長老請圓相之中半身

幻身不全，神光虛圓。一生甘自韜晦，林泉誰是替吾發靈燄。佛燈再得照人天。

道安侍者請

心光不昧，轉團圓。且喜覓安能得安，箇是本來真面目。夜深山月照秋寒。

曇心庵主請

心心心，夜來古月照霜林。禪禪禪，無角鐵牛飛上天。是則真我為鏡像，非則闍梨全老僧。黑蛇三尺闍在手，吞卻乾坤似不曾。

元奇禪門請

清奇閑淡嶺頭雲，奔激潺湲澗底水。老夫無處隱全身，五彩畫空還不似。

慈源大師請

誰將麗紗紫金襪，包裹赤肉團。恐被傍人看便笑，不如送在舊青山。

日進禪人請

退而忘進，默爾泯玄，寥寥終日，孤榻憐然，生平誓不游人世，只在白雲峰下眠。

宗仁禪門請

丹青繪虛空，全似全不似，身披華袈裟，手握竹篋子，好一箇長老，欲赴來機底，林下癡頑叟，幾時敢得爾，這般大模樣，我儂所深恥，汝今收去勿示人，是乃為余存道義。

松嶺秀侍者請

咄者衰翁禪也，缺參道也，絕學縱目雲霄，寄身林壑，咸言大覺破家孫，定是佛燈跨釜子，若何得箇傑秀人，扶起吾宗已湮墜。

翼姪請

似則固似是，則未是，離相離名，非彼非此，歷劫何嘗現全體。

月庵居士請

全身半身，日面月面，鏡上幻塵，空裏閃電，而今老矣歸圖畫，依然早是新羅箭，退藏放癡悠，誰言拒住院，眠雲知幾年，看山長忘倦，我儂活業只恁麼，一生擔板愛自便。

淨仁禪門請

林泉為家，猿猴作伴，眼中有煙霞，胸次無涯岸，從來智體全不具，宜乎幻影亦缺半，喚渠是誰也，天地之間，只一箇疎慵癡頑寂翁老漢。

慧鏡禪者請

幻化空身，鏡像水月，百年一夢，終歸變滅，備儂教我入畫圖，久住煙霞山水窟。

聖玖大師請

視利等塵埃，懼名同桎梏，殘月落遙峰，孤雲老空谷，諸方浩浩說高禪，孰與渠儂伸脚眠。

元杲禪人請

杲日麗天，清風布地，徧界不癡，面目現在，若非具眼頂門人，如何見得箇全體。

元綸侍者請

這擔版漢，甘老岩叢，一榻默坐，萬緣皆空，聞勸住院言，幾乎洗耳，猶見宗教替，為之搥胸，有時江湖入夢，夜寒月照短篷，稱意金鱗直釣上，絲綸掣斷白蘋風。

超曇大德請

參橫月落湖山曉，全露本來清淨身，丹青污卻虛空面，冷地從教笑倒人，笑倒人誰識，真試自威音劫前看，曇華方綻一枝春。

養侍者請尼、松下坐石

青松為屋廬，苔石作牀筵，但得佳山水，求居養幻軀，平生深恥被人識，豈料今朝入畫圖。

守顯禪人請

幻真非真，夢境何境，一彈指頃，百年流景，盡十方空，諸聖賢與吾同現，鏡中影。

彌天釋侍者請

身披釋服，手掬玩心，獨步方外，眇視叢林，只貪風高月皎，都忘水寒雲深，這般一箇賈浮圖，古

往今來覓也無。

無相爲真相，無門爲釋門，擬欲尋蹤跡，水中探月痕。畫不成時正好看，全身逼塞盡乾坤。預寄生稱請。

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流行也得，坎止也得，一生獨自娛，水聲與山色，莫嫌幻質不完全，且愛眉橫還鼻直。

定巖一侍者請

畫工與我沒腰了，恰似當初立雪僧，只是不曾覓心法，安閑終老得入僧。

列岫科侍者請

胸吞雲夢還吐卻，選佛場中占甲科，一句機先會得，國師三喚更如何，堪笑山前老農父，被佗描畫上凌煙，枯木花開是今日，任教空體不完全。

堅卓禪人請

貪觀瀑泉飛，獨坐盤陀石，絕無人往還，幸免話今昔，一片雲添百衲衣，萬重山點雙眸碧。

龍巖汕長老請

焚香默坐古岩陰，最愛青山深更深，除卻同參木上座，誰知這老此時心。

英顏侍者請牛身

古道顏色，今時遺民，一法不存，若何爲人，可憐石鞮開弓箭，射中三平半箇身。

霜林果侍者請

管甚異常體不全，誰知鼻孔恣遼天，祖庭將謂秋已晚，且喜霜林結果圓。

靈仲英侍者雋彥絕倫，江湖播譽，忽棄平生所嗜，奇知妙解，而來山中，單單只圖洞明自己，厥志良以可嘉也。一日繪余衰質，求贊，余謂曰：願我箇幻化空身，百醜千拙，有何一件可贊底事哉，然尙懇請不已，無奈之何，聊綴二十八閑言，還之云。

衆角叢中得一麟，隈岩老衲慰孤貧，因思歲晚天寒日，少室峰前立雪人。

隣松長老請

咄者老漢，漆桶不快，爲人百醜千拙，渾無一智半解，只圖飽餐安眠，白雲邊青山外，是什麼報緣，幻身不完全，不完全，卻周圍，月到中秋，光滿天。月夕

荆隱瓊侍者請

咄箇老寂，全無準的，逢貴不寫重瑤瑣，遇賤奚亦輕瓦石，得少失多，進寸退尺，獨立天壤，眇視今昔，兩鬢霜寒八十秋，三衣染盡千峰碧，何時手裏黑蛇兒，白日成龍轟霹靂。

了達禪人請位牌

閑名離幻質，隨汝入丹山，挂在壁間看，同居渾一般。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卷之二終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卷之三

小佛事

飯高山塑觀音像點眼并安座

返聞聞盡盡處亦空，所以根門一一無功，塵塵三昧，利利圓通，千江月影，萬卉春容，惟道人久，機巧妙爛，泥團裏寄逸想，唯在手之翻覆際，現出端嚴殊特相，非但人天增瞻仰也，教魔外退，恣嗟，將回紫金山，盍瞬青蓮華，我見大地諸衆生，本來誰不具寶目，錯把色空明暗等，妄自一翳永翳，卻願同大士正法眼，頓獲真觀清淨觀，縱有虛空消殞日，巍巍坐斷飯高山。

中峰業海兩和尚點眼入塔

多子塔前，天目山巔，將錯就錯，無傳爲傳，這般沒面目底，即今分座儼然，既是狹路相逢，未免向佗頂門，點出金剛眼睛，普同盡十方徧法界，情與無情，放大光明去也，召大衆云，好生觀，以筆左邊點云，金烏啄破琉璃殼，右邊點云，玉兔挨開碧落天。

永源寺觀音點眼安座

補陀圓通，大士來也，梵相端嚴，人天敬畏，新開清淨寶目，靈光無處不至，說甚麼冥府幽都，法界皆煌煌煒煒，謂之正法眼藏，亦名大圓鏡智，夫吾大聖薩埵，昔在久遠劫前，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證百千甚深微妙諸大三昧，所謂大解脫三昧，大寂靜三昧，大智慧三昧，大慈悲三昧，大

施無畏三昧等是，只爲惑盡大地衆生，雖具足如此三昧，迷妄所蔽，無由現成受用，故追不獲已，區區而起，把箇晨鐘暮鼓，鴉鳴鵲噪，簷頭雨滴，洞下水聲，傾腸瀝膽，激揚揭示，汝等諸人，爲甚麼恰如塞斷娘生耳根相似，於戲今朝瑞雪滿谿山，無限風光，正好看，游徧十方諸國土，不如歸去永安閑。

當麻禪門拈香

處處全在絕塵作，無髮龐翁摩詰流，臺榭寥寥歲暮，木人石女也生愁，丈夫猛烈漢，全機自不同，不受生死控勒，寧不涅槃羅籠，便與麼承當，兔子何曾離得窟，任不與麼去，徒弄死蛇爲活龍，畢竟作麼生，昨夜須彌頭倒卓，天明跣跳太虛空。

又佛成道之日

夫以正覺山中見星燦然，歷劫未明事，忽爾得現前，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令大地群生頓出，蓋纏，不論四生九類，說甚十聖三賢，一味平等，蜜無中邊，幻生幻滅，一來一去，月沈寒水，雲挂青天，如是領略將去，親恩佛德，酬報周圓，其或未然，帶雪梅華初破，玉清香透過竹籬煙。

拈香

大日本國，備前州，藤野保居住，菩薩戒弟子某，今值亡室某七周忌辰，就于大士山慈廣禪寺，拜屈滿堂清衆，預卜七箇日，取大乘真詮，且繕閱，且繕寫，啓帙揮金，營辦供贖，加以裂冠披緇，方預三寶數，追嚴誠至，可莫大焉，仍命某焚香獻諸聖，說偈作證明者，一向芙蓉城內遊，光陰倏忽七周秋，從教動地悲風起，山自安閑水自流，寂滅現前觸目真，迷情猶自隔重津，崑崙昨

夜奔滄海，撲碎珊瑚月一輪。從此遠離男女相，煌煌燁燁亦堂堂。慚愧德生與有德，飲光熱瞞紫金光。者回不墮千聖轍，揚身那畔行履別。捩轉面皮歸去來，塵塵刹刹皆超脫。

道浩禪門拈香

去來無象恒儼然，擬欲追求隔大千。幾度清風明月夜，黃梅石女哭蒼天。欽焚一瓣兜樓供養，三寶勝位奉為某禪門莊嚴報地者。恭惟靈鑑懸胸，照破生死窠窟。智及在掌，裂開聖凡蓋纏。丈夫須辨丈夫事，妙在神機未兆前。轉轉活潑潑，切忌劍去刻舷。雪覆千山頂，孤峰發碧巖。今日臨風聊表信，無根樹子起香煙。

脫叟和尚拈香 俗弟請

恭惟某人，父視靈巖，祖智覺平。欺魔佛有來由，蕩盡生涯無折合。當頭坐斷自甘休，三十餘年打孤硬。真機妙用取次收，輪奐寶坊如幻出。住山氣象古為傳，遠拋鋤斧翻筋斗。鶴鶴原冷幾回秋，天倫義重逾山嶽。深恩厚德若何酬，法中復獲為昆弟。雪峯請益老巖頭，年年斯日增追憶。白雲流水空悠悠。

頂山和尚拈香

此香實際理地栽培，大覺海中浸爛。雖然無銖兩，價直踰婆。觸之則燎，卻開裂鐵面門。嗅著則塞，斷滂僧閑鼻孔。直得盡虛空徧法界，森羅萬象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以至從上佛祖出世度生，唱般涅槃。靡有不稟渠資薰之力。今日伏值頂山和尚小祥之辰，代佗入室真子成鼎諸兄，信手拈來。一蕪蕪卻，聊伸真法供養。是為報恩謝德，抑亦復讎雪屈乎。不見鐵出，乎已者返。

於己也。

全戒禪尼拈香

夫以芙蓉城內慣優遊，真淨界中歸去休。滿院落花春過後，從教霧慘又雲愁。生住異滅恰同鏡像，與水月愛別離苦。舜若多神墮淚雨，五障三從不勞一掃空。八解六通懷中取，寓物所以龍女早唱無垢正覺。喜見終受靈山記，若是與麼荷負去。謂之女流成就丈夫事業，其脫未然。大洋海底火一星，徧界曇華香拂拂。

蓮阿禪尼拈香

夫以一靈真性虛徹精明，脫體現成時。動靜無形，去來絕跡。纖毫不存處，彌綸三際。充塞十虛，了了然常在。鑑覺之先，玄玄乎迥出思議之外。強名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背之則曠劫漂沈，合之則刹那超越。是故愛道先受記，萌靈山會上。龍女始成正覺，無垢界中。彼既丈夫吾寧不爾，直下領略切莫遲疑。五障三從，喻如昨夢。脫出愛別離苦，娉婷芙蓉新綻。泥裏照破生住異滅，清涼寶月高懸。秋空不昧，正因頓圓。種智塵塵刹刹，大用現前。只將沈水一爐煙，奉獻十方諸聖賢。即今莫惜運神足，請與證明臨法筵。

東禪巨舟和尚

遠駕鯨波歷大方，魔宮虎穴任行藏。一棹東歸三十白，聲名藉藉滿扶桑。某人象骨峯前得轉身，句子三喚聲裏見藏珠。自彰掀翻海嶽空，索索賞音獨有箇會郎。眼目人天時龍象易辨，睥睨湖海處氣宇難量。寧無法輪倒而復立，當教佛燈滅而重光。惜暉兩提鋤斧，無由大試鋒鋦。

應世緣云畢，忽爾一周霜，徧界大人相，巍巍亦煌煌。明月上芝嶠，清風撼松岡。木人拈掌歌笑，石女攢眉悲傷。光也不佞，忝嗣遺芳。昔日兄呼弟應，今朝義斷情忘。慕離跳竈，知多少替彼聊供一炷香。

又

此香萬化大本，群有靈根，鬱然威音劫前。卓爾實際理地，離名離相，絕榮絕枯，倒抽不萌枝，強號無影樹。浸爛華藏海中，突出涅槃岸上。遺孟八郎漢，截作三段來。雖無一點芬馥之氣息，還逾五分法身之薰聞。今朝臨風一蕪蕪，卻非獨驗。過諸聖鼻孔，專用奉獻吾巨舟師兄。切冀享是眞法供養，挿香云，咳，不見道，有伴卽來。

預脩

日本國遠州路河村莊居住，寶心禪尼，今月十三日，謹發誠心，就于龍壽山永安禪院，施淨財，設精饌，預脩歿後冥福。其志頗以可嘉也。竊念三毒熾熾，三塗苦報，易招五欲海深，五障淪溺，難免大凡多劫罪累，未由懺除。雖徒懷慚惶，無處陳哀，個仰願三世十方諸佛菩薩諸賢聖等，不惜慈愍，降臨道場，且爲證明，且賜加被，專冀寶心禪尼壽報百年後，厭世緣時，不復墮女流，常得生淨界，菩提心而不退。般若智以現前，提挈河沙含靈，同證無上妙果者。

自從一惑於眞性，荏苒各繫乎幻業，蠢蠢六趣與四生，昇沈疲極百千劫。偉哉猛烈女道人，誓向今生度此身，一日命佗清淨衆，頓寫靈山九會文。須信經王勝妙德，來報七分獲全得。華鮮本是海龍兒，無垢界中成正覺。將謂同途不同轍，元來無二亦無別。菡萏華開三四枝，遍法界。

中香拂拂

見公禪門拈香

一度興悲風樹邊，既成三十有三年。不知今日是何日，鐵眼銅睛淚潸然。某人歷劫到今，隨迷逐妄，改頭換面，輪轉諸趣。而乃爺孃形生之本，彌綸三際，充塞十方。假使分身微塵刹土，嚴修恒沙善因，安獲報答劬勞萬分之一。惟除心源廓徹，當念消融，腳跟下一著卒地折，陽地斷見。生死相，猶如空裏繫風，往涅槃心，同水中捉月。是故寧有一法當情，本無三界可出。初中後善徒設，羊鹿牛車空馳，便與麼承當去。罔極深恩，一時禱畢，其或未然，未曾點筆前看取，菡萏華開徧界香。

中峰和尚

天目名山倒卓頭，佛魔驚怖鬼神愁。剎那三十有三白，師子巖前月照秋。恭惟某人，亞聖大人，間出季世，運慈利物，勉乘願輪。生知現前全機活脫，隨身拶透，乃師死關方寸之中，平吞夫若須彌，若渤澥者八九。一毫頭上，揭開恒河沙數甚深微妙義門。宗通說通該盡法界，道富德富充塞乾坤。佛祖已來今古之下，應當求此於無業永明大珠，忠國師伯仲之間。耶，縱使借萬象以爲舌，今去稽首讚揚，連綿不絕。從劫到劫，猶恐百千億分，不敢及其一分也。於戲已矣，香煙一縷，淚千絲，大法主盟其復誰。

道善禪門拈香

於戲夾截虛空成兩片，森羅萬象哭聲連。就中擬覓去來跡，獨腳烏龜飛上天。某人志氣貫虹

蛻操履潔冰雪處鄉黨則薄輸和陸之誠事君家則固持至忠之節移居近蘭若樂聞鐘梵以鄙絲竹之聲隨僧陪禪牀耽嗜素饌而忘芻豢之味不出塵中辨出塵事譬如芙蓉開淤泥裏濁世安能忍久住攢眉常自暗嗟噓浮世五十有二年只將一夢寄華胥此夢俄然驚起撒手浩歌歸歎遮莫雲愁霧慘也青山依舊體如如

特峰和尚拈香

恭惟某人佛通的傳英裔大福中興主盟提唱宗乘也雷馳電激崖崩石裂居常懷抱也冰枯霜烈雲閑水清咸謂龍淵復興波浪慧日重增高明自從一回假示生滅之相至今雲愁霧慘鬼哭神驚老拙昔年俱在巨福山中肩摩衫屬風前月下同坐同行悔不與他道著末後句今日狹路相逢不免借水獻華去插香云沈水一爐茶一盞黃梅時節雨慳晴

川庵濟禪門拈香

風樹葉飛三見秋忽驚光景疾如流法身眠熟呼不起江上青山也著愁夫以幻妄境中有生有死實際理地無去無來只獲一念頓空了枯體頂門活眼開便見傾湫倒嶽地轉天旋全機瞥脫寂滅現前只要與麼信得及大家不用哭蒼天

了道禪門拈香

世間之人雖知有生有死懼生有死者鮮矣終日擾擾役役繫于塵網虛度歲月全不顧前程大有事在忽爾臘月三十日到來則方始驚窘悼惶無處頓手脚宛與不知有生有死者無以少異也可憐愍者耶播州道公禪門獨懼生死之人何以知之其平生區區究志至誠預修歿後之善

因昨已寄信命老僧營辦卒哭之佛事今又請作小祥之功德老僧嘉嘆久之仍唱伽陀以聊加讚揚云若教一念空三際便是吾門活脫人昔日不生今不死金剛正體本來身

淨霑大師拈香

日本國遠州路濱松莊居住菩薩戒弟子義俊今月二十日茲遇亡女比丘尼淨霑小祥之忌辰得得遠來就于永源精舍揮金辦供拜命闔山清衆奉繕寫妙蓮經一部尋命山野焚此寶香供養十方婆伽梵法界賢聖衆所鳩善因專冀淨霑頓脫多劫輪回苦因速證諸佛清淨妙果者耶

夫以人生處世其親在則晨夕不離左右靡憚勞苦罄其侍奉之誠及乎其亡則或廬墓畔持服三年若是出家之士固守心喪勤苦煉行不限歲月而薦冥福謂之孝終者也於戲幽靈落髮披衣遊方之日多承顏之時少素念參禪學道見性明心庶幾報酬劬勞之恩爭奈志願雖大用力未充一旦無常遽至蘊志永逝悲夫重願惟靈生生如尼總持得達磨印證世世同大愛道受世尊記萌幻妄境內有生滅真淨界中無去來萬古秋空一輪月清光夜夜照高臺

鈍庵和尚

自從到得休歇地世外棲遲四十年祖道任教都爛卻臥雲深處打安眠某人透玄關旨早應覺雄聲前三呼遊大鑑門首領真淨堂中一衆險崖句流出胸襟撥天名雷鳴海上衰拙昔年追陪杖屨吳頭楚尾江西湖南伊余倦遊歸隱桑梓殘山剩水茅屋石田邇來隣壁分光共嘆歲晚佳會遽爾棄我長逝無奈老淚難收然雖與麼涅槃後有大人相澤山巍巍摩蒼蒼不堪

義斷情忘處，插此兜樓一片香。

爲洞禪人下火

洞然明白，是箇何物，擬議不來，七華八裂，畢竟如何，火中紙馬，嚙生鐵。

密庵主下火

豎拳消息，無人會門，掩煙蘿幾度秋，一夜虛空消殞了，須彌頂上，鞞華毯，草露漚漚，風蕉片片，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向上更有轉身一路在，以火把，打圓相云，石火電光，一見便見。

西祖頂山和尚

西祖已踰葱嶺，行虛空，消殞須彌，倒山河大地，起悲風，夜半扶桑，日杲杲，某人，玄機妙用，佛祖窺戲無門，潛德幽光，魔外伏膺，有分，一生擔版，三處住山，滅卻通玄，正傳掃蕩，瑞龍活計，門庭孤峻，具瞻古格，叢林規矩，森嚴堪革，今時途轍，一周事畢，警爾翻身，拳倒涅槃城，踢翻生死窟，更有末後一句，分付諸人，還會得麼，看看紅爐飛片雪，丙丁童子面門寒。

蘊上座下火

五蘊非有，四大本空，泥牛夜吼，澄潭月，木馬時嘶，碧落風，只如亡僧面前，觸目菩提，且作廢生和會，以火把，打圓相云，其或未委悉，大家問取丙丁童。

省院主

幻境忽省，大夢俄寤，葉落歸根，金風體露，既是初秋夏末，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別求活路，雖然與麼，院主借取眉毛好，何故木佛不渡火。

道善禪門

不思善，不思惡，面目分明，瞥地去，瞥地來，全機獨脫，偉哉，猛烈大丈夫，生死牢關，當下拔，既出真俗羅籠，寧隨聖凡途轍，正與麼時，那裏是佗真歸處，紅爐焰上飛片雪。

伊大師燈節日

一夜須彌打筋斗，驚虛空，起皺雙眉，從教明月照海嶠，爭奈悲風動地吹，某人，四十六年借路人間，惟道惟勉，藥苦水寒，坐斷末山，不露頂，寧居鐵磨，牴牾牛欄，說甚伊字三點，拶透向上一關，是則是，豎起火把云，更有末後句子，切須理會始得，其或未然，問取燈王古佛看。

明應大師

一念與道相應時，堪做吾家真種草，瀉山門下老牯牛，法華會上大愛道，當頭拔卻生死關，直下掀翻涅槃窟，末後句子又如何，烈焰堆中一片雪。

鑄侍者

三呼三應，金石鏗鏘，末後一句，徧界不藏，只如毀犯聖制，破夏行腳，果有出生入死，超宗越格分也，無舉火把，召大衆云，看看火中茵茵吐馨香。

慈慶禪尼預請

風前薤露易晞墜，岸樹井藤良險哉，五十六年惟一夢，任教殘月照西臺，某人，受生業繫暫處，女士輩流，是其天資甚踰，丈夫志氣，舊守三從，勞服勤，忽驚五障難迴避，毀形既厠六和衆，旋踵須昇諸聖位，染疾歲云深，奄息時將至，四大空身有去有來，一靈真性不變不異，拈起火把。

云大衆還見得麼。金剛正體鎮長存。劫火幾回燒海底。

稜猛庵主結夏日

不辜捨俗歸真志。猛烈工夫已十成。失腳踢翻生死窟。放身靠倒涅槃城。某人夙生知有箇事。頂門具活眼睛。百千法門即時蕩盡。七十六歲幻夢忽驚。萬里渾無雲一點。參州只是月孤明。以火把打圓相。諸人高著眼看。安居禁足蠟人冰。卻踏紅爐焰上行。

爲靈叟和尚入塔

佛燈滅卻瞎驢邊。知是無明得的傳。慚媿頂門正法眼。空餘夜月照青天。恭惟某人。誤入長勝。籌室喫著痛拳。從此喪盡命根。露些風骨。出言吐氣。處處格超宗。揚眉瞬目。時截釘斬鐵。南詢。歷盡二十年。勘過諸方。老古錐。便見大唐國裏。只是有禪無師。還向巨福山中。平分風月。宏開。萬壽爐鞴。鍛鍊聖凡。橫拈倒用。星飛電卷。真操實行。水潔霜嚴。太古正音。和者寡。調轉無生。七。見春。末後一句。淵默雷轟。直至如今。疑殺幾人。一義同心。山缺高兮。海缺深。兄弟十字。無限清。風來未已。者箇是某人。一平生受用。不盡底三昧。即今卻要。知真歸處麼。未免重通箇消息去。流水潺潺。一谿曲。白雲長鎖。碧層巒。湘南潭北。黃金國。不似自家田地間。

心庵主入塔舊爲明禪那。

不味正因。心華開發。立大基業。爲法檀越。豎起拳處。打破生死牢關。低頭歸時。領略故家風月。釋迦腦蓋。達磨眼睛。畢竟是箇什麼。閑鬼骨。空留三尺浮屠兒。千古萬古。峭嶮巖。

覺真禪門入塔

出生入死。兩俱空名。離真除妄。也是何物。浮屠三尺。礙須彌。虛空拶出。黃金骨。

頂山和尚入塔

千聖頂額骨氣別。當陽突出好生觀。大士峰前全體現。層層落落影團團。正與麼時。莫是本寺。開山頂山和尚。還家穩坐。底消息。麼。依稀華藏甚。深海。髣髴妙高不動山。

說

松巖說

作陽操禪人。從予遊久矣。一日。需安別稱。故取松巖爲號。渠亦請聞其說。且與語之曰。從上參學之士。先固信根。而深究道本。志氣高衝。霄漢不憂不入。時人意。雖背盡霜雪之苦。終難改。歲寒之姿。然後立處孤危。八面玲瓏。鳥道立路。假使佛祖。只斫額而仰望耳。當其垂一機。示一境。或濟北巨樹。榜樣後世。無限蔭涼。清風未已。或雙峰山前。鈍鑿頭邊。忽爾打翻筋斗。再來不直半錢。或鳥含華落。錯下名言。教人作境會。閱過二十年。或振威一喝。崖崩石裂。青天迅雷。掩耳不及。汝勉勵力行。遠攀先哲。勝躅乃希。顏者顏之徒也。正宜不負。所以予命子之旨。庶幾名實相當。乎。時有管城翁。在旁起歌曰。鶴唳喬枝。猿叫落月。山撼夜濤。瀑飛晴雪。名耶實耶。天風瑟瑟。

材翁說

夫非良木者。無由締構大厦。是美器而可庸庶。幾先修。昔臨濟在黃檗。栽培寸青。漸成巨樹。蔭涼宇宙。標榜叢林。自爾以降。分苗連根。殆不知其幾千萬章。不施繩墨。不勞斧斤。長短方圓。自

然中度，是以競擄洪基，宏開戶牖，充塞天壤之間。後來獨有石霜慈明老人，頗具破家散宅手段，數領院事，不動一椽，然後勃然而興，臨濟之將仆，其十有二世，不肖遠孫，我燈佛先師，是法門梁棟，天下宗匠，只以一生罵佛呵祖，口業所招，如今門庭冷落，死灰悲夫，駿陽梁姪，天資英敏，亦老成也，薄有起家之才，宜乎足庵取材翁二字，爲之別稱，唯望勸業勵行，扶立保社，要令其實不愧其名也，勉旃勉旃。

無住說

關西本姪，來需別稱，爲寫無住二字，還之，渠亦欲聞其說，予謂之曰：莫是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也麼？莫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麼？莫是有佛處不得留，無佛處急走過也麼？總不是者，般底道理，爾而今只向父母未生前，猛著精彩，體究久之，名相雙泯，人法兩空，三際平沈，十虛消殞，那時方見無住之義，忽爾現前，思之。

道山說

一日有客，謂余曰：吾抱參道之志，有年於茲，而復賦性愛山，雖棲遲易地，皆不離山，所以縱目而觀，則疊嶂列屏，層巒潑黛，白雲抱幽石，赤日下高岩，全是道也，側耳而聽，則谿流漱玉，松籟翻濤，寒猿嘯深崖，老樵歌空谷，也是道也，今既頗覺境智冥合物我雙忘，方知道本不在山，山亦何難道，追思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又云：無心是道，或云：牆外底及透長安，豈止外邊打之透者哉？時古濃河邊大昌主翁信公，從余需偈乎道山雅號，余悉矣，不辨平仄之久，借客語寫以塞其請云。

別禪說

正燈庵主，一日從予需安道號，因寫別禪二字，請其請，時有一驅鳥侍，旁研墨，乃問曰：既是別禪，想非四七二三稟承將來，底不立文字等禪，未審甚麼禪，余笑曰：今日是延文己亥臘月二十五。

授庵說

相陽傳姪，一夏與余掌庫務於飯高山庵，執爨負春，區區賤役，無事不辦，甚感有志斯道矣，解制後，且辭參方，亦需別稱，仍號授庵，備此去看山，翫水，游州獵縣之時，勿忘自己大事，因緣切著，眼看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底是什麼邊事，忽爾蹉跎，脚踏得到底，方是名實厮當，至屬至屬。

及庵說

古播信姪，訪余近江石塔客居，需安別稱之次，從容語曰：我師太虛既歿，而慘怛未已，尋亦喪母，忽省無始以來，業繫受身，展轉昇沈，三有界內，喫盡無量艱辛，若不今日截斷生死根源，則極未來際，靡有超脫之日也，況我濫廁空門，十有餘年，而於此道，全無些子入頭之處，唯是波波挈挈，徒閱涼燠，實自慚自愧而已，乃歸故里，就樹縛屋，終日掩關，休罷萬機，把做一件，靠取一則無義味話頭，默默參究，依舊肚裏疑團，黑漫漫地，無奈之何，云云，予謂云：汝今如此信得及，真箇難得也，斯志久遠不退，安患弗獲，辨明己事，古人得旨之後，猶拂衣遠引，蹈晦岩谷，一生與世遯如，纔見人參扣，卻不獲已，或暨起空拳，或門上書字，或云：谿深杓柄長，這般高風逸韻，皆從最初信得及之上，流出將來，至今照映天壤之間，予號汝及庵，意豈非在茲耶。

劍關說

演祖頌趙州無字曰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熾熾更擬問如何分身成兩段性禪者求安別稱因號劍關汝由今而後放捨諸緣把做一件孜孜兀兀參箇無字一旦知解忘能所泯伎倆盡擲翻關楔子非惟割斷生死魔網亦須勦絕佛祖命根謂之不動干戈坐致太平云

直前說

少林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淨名亦云直心是道場皆俯應時宜枉順人情豈翹七曲八曲而已哉縱使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奔流度及疾熾過風遠鶴三千溟鵬九萬杳出羅籠超脫窠臼揚身那畔別立生涯若約衲僧門下正是癡默漢也倘若在這裏著得一隻頂門眼須令鐵磨總持之輩向背後叉手耳大抵如今學道之人不能一往直前連得入手多在一機一境之上做途路活計如是踈跟如是躊躇所以未肯歸家穩坐實可憐愍者哉鏡邸接待庵主端大師需別稱因號直前寫此以為其說云

定巖說

古人晦跡岩間與世邈如只專以禪寂將為樂矣所以孤猿叫月無聞亂耳之聲幽鳥銜華不見遮眼之色若斯三二十年一旦厥道顯著紫詔入雲出做人天導師者有之或亦誓不下石室煨芋充饑編草為衣樵汲之外宴坐靜默泯泯待終者有之然其高風逸韻尚鳴韶濩于百世之下咸是靡有不從那伽定之中得來者予賢姪字一與予作林下之遊久矣需別稱因號定巖略示其說耳

南雲說

予昔游豫章舟泊滕王閣下有一少年梢工扣舷朗誦王勃記詞者予遂窻起坐終宵側聽私增感激良足以想見騷人墨客幽致雅韻耳嗟乎使仰之頃既逾三紀今視鈍庵老兄與神足棟禪大書南雲二字而為其別稱乃覺西山南浦歷爾聚乎毫端朝雲暮雨宛然在於眼底焉

高原說

太元至治壬戌春游袁之南源見方丈扁榜曰水出高原蓋取慈明禪師住此山日有僧問如何是佛答云水出高原之意耶備陽長福抄老不憚跋涉來訪于飯高巖居留信宿而去其志可嘉臨別需別稱號之高原切希參究慈明垂示之旨徹其源底恐是名實所當焉

彌天說

東晉安公僧中之龍德名俱高靡有出其右者故自稱彌天釋道安良有以也如今釋侍者樹彌天用為別號且喜吾門復獲希顏慕蘭之徒也

雪懷說

昔王子猷雪中乘舟訪于戴安道幽居未及其處乃回棹人問其故云乘興來興盡歸蓋參禪行腳亦復如是若途中忽爾有洗面摸著鼻孔底時節何必用宗師面前承言接氣問如之若何也哉猷侍者需別稱因號曰雪懷迅筆亂道贈之云

霜林說

果侍者別稱霜林蓋霜也青冥露結積久凝白濃清林也衆木叢生經年蔭涼高大人也德足

道優而後必成名器，一朝霜露果熟，人天推轂扶起叢林凋殘之秋，方始不孤。余所以號爾霜林之旨焉。

快翁說

若論此事，則棒頭明旨，早是鈍鳥棲蘆，喝下轉機，不免困魚止凜，所以高亭隔江橫越，南泉拂袖便行，其遲豈翅七刻八刻矣哉！且問快翁禪伯，作麼生是伶俐禪僧分上事？汝向未開口已前，下得一轉語，名不浪得也。

石礪說

余性喜遊山水之間，一日飯罷拉同志兩三輩，入屋後山，從樵徑行殆乎數里，松風吹耳空翠濕衣，忽見一洞壑，幽邃崕岈，陰風凜凜，老木交枝，古藤垂蔓，兩崖對峙如側翠屏，中有巨石高丈餘，計屹然特立若削青鐵，硤砢瑰怪，奇可觀，潤澤被物，草木華滋，谿山明媚，蓋疑內含美玉而乃致然乎？下有礪泉，色似按藍，泓然激澗，浸爛雲根，瞻目俯臨，令人心寒股慄而已。亦恐有靈物，蜿蜒於茲，歟！余聊有感懷，即謂同志曰：坐吾語汝，古隱士負掛塵世，遠尋雲山，棲運空谷之中，考槃寒谿之上，守志堅確，天翻地覆，不移不轉，心源淵深，歲積月累，彌清彌澄，唯羞世人知住處，亦恐聲名流江湖，而今回觀石礪，與古隱士之道貌，頗相逼似也。汝意謂何如？同志拂袂起笑曰：老夫實耄耶？若但謂酷愛彼石礪，天生清絕佳致，則良以可也。引古隱逸，偷庸比倫，何其言之訛，彼如是，豈復非好事者哉！余失所對，赧面而休。夕陽已懸木末，相呼而歸，翌旦泉姪來相訪，淪茗同啜，次話及乃事，泉云：或號吾石礪，靡識所由，正欲來從老夫而聞其說，幸

希記山中所見所語，在石礪字尾矣。余曰：前所言者，是同志所捨，汝用是奚爲？泉云：彼已非我，我亦非彼，彼我各異，用捨寧同，余不獲已，援毫書贈云。

可庭說

老拙曠昔遊于元朝度夏姑蘇虎丘，一夕竊出室外，經行千人石上，時一方明月白如秋霜，忽爾追憶古人獨立齊腰雪，覓法艱難之至，嗚呼！倒指今既逾於三紀，在萬光景，惟如一日。尾陽方侍者來，雷別稱爲號，可庭，聊記舊事，以書厥尾云。

越谿說

吾子秀格年未甫，志學來入余室，忘身服勤，須臾不離左右，已逾一紀。余住庵所在，動不下三十餘輩，渠醉以卒歲之計爲懷耳，所以幹蠱周旋，無功不辨，然而無矜伐之色，口絕勞苦之言，只疾世情之爛似泥，圖吾道貌清如水而已。一日袖紙雷別稱，因號越谿者，蓋越之若耶谿，天下勝槩，自晉宋至今，名賢才子詩僧騷客，以不一游於此而爲恨耳，是以此地之譽，直與天爭高矣哉！汝欲不教實愧名，當宜勵志進修，悟證淵冲，卓絕常流，日達玄奧，若川之方增，濬大法之根源，紹吾宗之正派，馳名乎百世之下，豈不偉也哉！

書簡

答倫上人

久不致起居之間，無勝慚惶之至，忽領慈誨，審道體佳勝，欣慰無量。前既見惠一花五葉，山中

無事焚香披閱結般若緣尚缺東語西話殆如渴思水今又荷厚意何以謝之去春靈叟歿故諸子堅請繼明禪席不獲已而黽勉從之夏罷終脫羈絆去也秋末到但州借古寺閑房過冬今夏猶就茲養病鄙體輕安幸勿煩垂念備州忍兄本隸業律寺檢爾奮志將欲更衣參禪斷中川雄兄書以爲介紹求愚授衣孟愚謂佗云自己誤服田衣玷辱佛門爭敢可度小師乎子須大方去投名師宿禱成就法器豈不可哉今已渠意在夢窓和尚臨川元翁兩老之間望尊兄方便令渠得遂其志則亦是利物之一分愚每以若斯事奉勞煩神用不免僭越之罪唯渠不憚跋涉特來懇求甚力不忍棄而絕勉強稟聞勿怪慈愍幸甚不宣

又

順公上人捧尊兄手墨而來弊庵今夏聚首二六時中孜孜辨道真本色道人愚疇昔隨衆幾乎二十年矣未嘗及見箇樣好兄弟也豈期歲晚幸得與肉身菩薩結同住之勝緣是亦偏出於吾兄道義深密之中詎庸奉謝皇恐不備

寄實翁和尚

前日專介急回不暇悉寫所懷尚有懽於中今歲看又盡益驚流景易過况殘齡良以無多知心能有幾人乎奉顏接談時中願望只以老懶日增因循虛度數月了也心親跡疎幸乞勿將怠慢我罪慈亮慈亮挑字猶未到此想精抄入神與尋常不同上刹土地殊茲秘惜而妬出於外陰設詭計致是得來之晚耳巨耐巨耐呵呵弊寺門前有幾箇潑皮近日作許魔難因此某早晚拂衣遠引也不定薄福所招亦不足怪者隆禪卻要禮謁于函丈兀中援毫觀縷到此時

寒爲法保重

答實翁和尚

上復忽辱示諭且審官收辭狀不敢勉強以撓吾兄安靜之趣竊爲之助喜忻幸弟先師最鍾愛之子孟浪海外二十年今已歸來猶缺落包之地誠是可憐者也如今幾箇法眷所占院子咸是先師遺席何不與一箇教佗安頓乎宛如蛇懸窟相似箇樣破落戶如何把作人看天寒歲晚春風一策便是相見之時也來人急回不能獲伸萬一恐愧之至伏冀爲法珍重

又

越弟來出示所賜手教焚香緝閱仍審此日道福兼昌與寢清勝欣慰無已細味來諭區區痛責愚林下掩關懶於越世又云風雲際會以膺峻擢夫何見期太過何以敢當自非厚荷存撫則安得到於此耶靡勝銘感之至愚壯歲隨衆之日東西班列尚以不敢措意何況大焉者乎是無佗蓋深自量已知分也頽齡幾乎耳順蒙昧與年相稱矣當初所得於師友者十不記一好一箇棄物天壤之間鮮有我願者獨頂山居兄平日道義不寒退與此廢院子素有山田數畦蔬圃二三畝分甘作箇禿頭老農躬耕手種聊以卒歲亦足以自娛幸勿煩憂懸但欲得此生之中追隨左右及方山竺峰諸公高躅詣于嵩山拜祖塔罷而歸龍峰啜茗話舊亦未可得也徒增悵快耳似聞上刹嘗羅元弘兵火衆屋一燼如今所經營者止於佛殿一舉而已厨下清淡時或俵米度日之多矣常人分上必不獲無少勞慮左右寬量大度寧復目前世故足介

高懷也哉。切希垂念。乃祖之道。危如累卵。不惟槌拂。發揮正宗。無窮法利。溥賑迷徒。是則副恩。不肖小弟等。所以渴望。至祝至禱。問及元秦。今夏在此聚首。渠又無日不慕。左右道風。怕是秋涼。將宗禪同去。執侍座下。也不定。姑此略布。極熱。爲法保齋。不宜。

又

久稽上問。媿負劇深。區區東望。徒增懷仰。此日槌拂之餘。法候清勝。左右方歸國。未及周歲。榮領辟命之兩次。竊喜巨瑞之遷。匪伊可。後師祖法燈滅而再燄也。從來關東京師名利。屢換庸主。到我左右。猶未聞登擢何也。胡爲公道遽然坎坷。度亦黑衣宰相議論。執已爾耶。凡有意叢林者。孰不嘆息。豈獨契眷之末也哉。左右大節實行。當克振於晚節。切冀益加保齋。禱祝之極。去年秋。西祖頂山兄。疾既亟矣。招恩垂涕。訣別苦屬。其徒曰。待我渣然。請恩用補遺席。雖大非所欲。情義所在。不忍以存沒。二其心。故勉強從之。小祥已除。乃歸隱尺田明禪。尋以安國無可任。灑掃者。又被諸兄攬。不獲已。往來兩寺之間。隨分從事常住。未免時或少冗煩慮。報緣難逃。累廢村院主名。自羞自笑耳。輒有少懸于閒。僧嗣禪人頂山兄鍾愛之子。爲人柔和質直。敢無衲子之過。侍奉本師八更。萎葛迨乎其沒。從恐而游。又一年。蓋受佗遺付耳。嚮德慕風。久之。特去要求。依棲左右。其見許否。渠亦薄有勤幹之資。莅事恐不有失。衣鉢閣裏。如關其人。似試可用之。伏乞賜收錄。餘無所望。此間刀子古今有名。只剃刀底。不如和州好。適有人寄一雙來。謹此馳納。幸恕微澆。會見何日。臨書惘然。爲法自重。不備。

又

上覆。茲者區區奉屈。無佗。祇欲其嚼苦茗。食淡飯。而少慰遠別之懷耳。想亦人事繁冗。打疊行李未辦。今既不敢勉強到請矣。前見許進發日。蒙賜而達。感戴至意。然迂回兩里路也。是許多擔閣。切勿下訪爲幸。乃米麵等零碎物子。件件少許。上納。媿作可量。要兄候調。參隨一舉。與佗商量也好。昨以數紙。干瀆神用。得罪得罪。餘付要兄道達。不備。

又

再拜。明禪堂上和尙侍者。三陽交泰。萬物發榮。伏惟卽辰尊候。動止起居。萬福。來二十八日。故靈叟七周忌辰。緣是燈節以後。來此與佗徒弟等。相共看讀五部大乘經。預取今日。啓建。被忙冗牽。尚不及上問。獲罪之至。更過五日。看讀事畢。卽詣上利。以竭瞻拜之忱。敢望慈察。不宜。

又

久不致起居之間。企仰增深。此日伏惟壽體清勝。動止萬福。近承榮遷金峰名藍。是乃湖海衲子所共欽羨。矧吾儕忝居友末。忻慰豈可勝言乎。第恨相遠濶遠。無緣參慶。只望法席。徒馳鄙情耳。亦聞象外和尚。已領巨福。雲山蚤董龜峰。不意見師祖之道。復振於世。私以爲喜不少。某在此山中。粗要衰晚。春薇秋栗。枯淡中極有味也。惜無人能知。斯樂者。呵呵。嗣兄昨齋所賜手翰。歸旣而路上。爲赤眉輩奪得去。靡知所以見教之旨。至今懷憾良多矣。因便再示。及一字。幸甚。少懇奉白。此椿禪者。乃智覺法孫。爲人穩實。薄有英敏之姿。進學不倦。恐成就法器者耶。如今不憚千里艱辛。特往致拜。函丈其志勤矣。敢希一賜延見。眞爲幸也。區區所懷。百不盡一。餘惟萬萬上爲大法。益加保齋。不宜。

寄濟禪人

昨日到安國寺一宿，齋罷當歸明禪，早晨偶檢點行李，忽得前日見惠綿襖，且驚且媿矣。竊忖已行解尋常，同衆受用底粥飯，尚其恐異時鐵丸銅汁也。何況別領常住巨費乎？不是虛飾謝遣，而要求無貪之譽，實媿龍天鑑裁耳。今令抑而受之，更增地獄業因，豈是道人所以推及法友之義哉？重取回納，望慈容只恐有負諸兄厚意，慚惶之極，不宜。

又

早晨爲取紙筆蓋子等，撥遣僕夫去了也。然專价送來，感作之極。綿襖昨已違拒盛意，何以逃倦，還蒙過稱，如此惶媿，曷可勝言。上元之後，必須回也。餘候面既，不備。

寄無夢和尚

某甲拜覆，雄峰前前版座元禪師，違奉既是幾乎三十有餘年，然無一日不在瞻望風采之中。忽辱過訪，忻慰之至，豈可勝言哉！第恨象駕登途太疾，不獲陪從清談，究盡欵曲耳。麤羊皮一片，麤茶二袋，聊表微忱者，幸勿罪洩，伏希慈亮，爲道自重，不備。

寄震巖和尚

揖別候更，晦朔唯日增，馳仰耳。昨忽領手教，時在洛中，來人亦急求回去，仍無暇裁答。因循到今，媿悚之至。尊兄乍住上刹，恐是不濟事多矣。干煩道慮，然吾兄才識超卓，量度宏深，以推誠護宗，垂慈拯物爲念，則兇肝無狀之徒，當自斂衽服膺，凡可消忍之一字，爲調伏衆魔器杖者乎。稍待盜賊衰止，路途清平，卽往展奉，非面問既，略布，不宜。

與月心和尙

新命定林堂上月心和尙座前，卽辰伏審，光膺公府峻擢，榮領定林名藍，非惟重揚佛燈光輝，具瞻鼎新祖室梁棟，矧乎月翁昔日最初開法之場，吾兄今朝應世權輿于此，雖各自道行時至，是因緣際遇甚奇，大凡群祐咸增，忻誠況復孤貧忝居眷末，多幸弊庵上刹，相距不涉多程，竹杖芒鞋屢詣奉接清話，豈圖衰暮獲茲佳期，日望象駕之過，時出憤慮而佇立，切冀快登，稅座朗振雷音，聳動人天，何疑高遷巨瑞，未晚若時珍育，式副願言，不備。

啓三條殿

某甲誠恐頓首謹啓。三條殿閣下，比日伏承被下。宸翰言進奉山中平生提持一句，并一日可踏長安之士，云云，茲者某望

天焚香跪讀，驚且窘矣。竊願某識性蒙昧，道學空疎，退臥窮山，待盡殘喘，寧亦有俚語而可備叙覽，實難應。

明詔唯深自媿，嘆耳切冀閣下導區區微忱，上達于

聖聽，下情靡勝，激切屏營，銘感之至。某誠恐頓首謹啓。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卷之三終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卷之四

法語

奉答再賜

手詔

昔法常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即佛，常於言下大悟，便往大梅山卓庵而住。馬大師聞得，令僧去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常云：馬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向者裏住。僧云：馬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常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常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爾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僧歸舉示馬大師，師云：梅子熟也。

恭惟辱蒙被下

手詔懇求一句子禪，私顧某法社庸流叢林晚學，全昧宗乘，退守頑愚耳。竊念古德云：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此說之下，閒不容髮，直得三世諸佛縮舌，歷代祖師吞聲。然雖若斯，既賜詔旨，及再無處逃避，勉強繕寫如上，因緣謹以進奏，伏願陛下萬機餘暇，一切時中，將箇即心即佛之四言，置于

宸襟，起大疑情，勇猛精進，舉覺提撕，嘗聞大疑之下有大悟，小疑之下有小悟，疑來疑去，忽爾疑情破，則頓見本來面目，明徹本地風光。那時覓心，終不可得，寧復何佛之云哉！非翹坐斷報

化佛頭亦須快與唐虞帝業者耶？至祝至祝。

答錄倉源左典廐基氏

願公只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臥，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遮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遮刀子，擲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又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又云：但辨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厝崖崖去，崖來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又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做玄妙領略，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卻是好處。雖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

伏承遠馳台翰，忝蒙問及工夫用心之旨訣，衰朽何人，仰荷台誠，徧至此乎？下情靡勝，慚惶之至，是以抄寫大慧書中數句，聊備嚴覽。大凡提話頭做工夫，最捷徑簡直，成佛做祖基本也。雖然只在當人信得及而已，切冀閣下將箇無字，置于鈞抱，四威儀內，二六時中，猛著精彩，逼起疑情，參去參來，靡有間斷。所謂重昏盡散，浮念雜想，不待遣自遣，厥志堅密不退，參未透，悟未徹，在八識田中，永做道種，生生不失人身，世世不墮惡趣，再出頭來，一聞千悟，先哲垂訓，豈欺人哉！假使逗到臘月三十日，生死魔軍卸甲歸降，閻家老子斂衽服膺，夫之謂橫按金剛王

寶劍坐斷宇宙沒量大人者耶。

示月舟居士

參禪是猛烈大丈夫事業，非怯弱劣機所宜趾及也。所以云：若論戰，箇箇力在轉處，亦云：如一人與萬人戰，相似。或云：騎賊馬追賊及，臨濟兒孫單刀直入，恰如勇夫赴敵，不顧危亡，然後腳踏實地，手握吹毛，一斬一切，斬了一了，須是具如上體裁，摧伏生死魔軍者哉。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何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又李駙馬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從上士大夫學道，如此穩實，如此勇猛，望公奮發，慕蘭希顏之志，猛著精彩看。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時節到來，驀地瞥脫，心華燦發，照十方空，只要辨取久遠不退轉身心。綿綿密密究來，究去假使今生雖打未徹，生生不失人身，世世得生善處，遇真正知識，一聞千悟之必矣。更有一句子，向未點筆以前，兩手分付了也，急著眼看。

示廬山居士

參禪是猛烈大丈夫之事業也。手提金剛王寶劍，不問佛來魔來，若有嬰之，尸橫萬里，縱向威音那畔空劫以前行履，正是階下跌漢，實非與它知解情量。葛藤露布，被羅籠底所可窺覷者，耶。脫未到遮般田地，且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之話頭。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放下萬緣，把做一件綿綿密密究將去，不得教有間斷。驀忽打破桶底子，方知本來真面目，只在此山中。廬山居士，遠來出紙求語，爲警策迅筆，塞來命矣。

示絕倫居士

參禪實非隈隈穢穢淺根劣器所宜企及，須要向上人，直下坐斷，橫按吹毛，佛來也斬，祖來也斬，更說甚麼生死無明，菩提涅槃，如此行履，如此受用，方與自己腳跟下事，少分相應者也。其倘或未到這般田地，只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之話，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切莫須臾放捨，如一人與萬人戰，亦如救頭燃線，綿密密著力參究，是什麼道理。日久歲深，工夫熟，伎倆盡，能所忘，知解泯，忽爾打破漆桶，拶透牢關，乃謂之猛烈大丈夫事業者哉。絕倫居士，特特來山中，需語，不獲已，迅筆云。

示道觀禪門

弟子道觀，常接雲水之僧，其志實可嘉也。昔宣律師問韋駄天神，世間功德何者最大，天神曰：齋僧功德最大。教中又曰：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汝今不須揀擇有心無心，聖僧凡僧，一味平等，而用供養，超越如上功德，豈惟百千萬倍者耶。仍示以偈云：齋僧功德誠難測，勿問聖凡同運慈，若是此心長不退，直登佛地有何疑。

示了清道人

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其僧言：下大悟，凡太近而難見，心也太遠而易親。若佛也，迷心則凡，悟心則聖，全無男女老幼智愚人畜等異矣。是故法華會上，卽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豈非八歲龍女之做乎。昔巖頭和尚，嘗作渡子，有一婆子抱兒而來，問呈：燒餅，卽不問，婆子手中兒子，何處得來。巖頭便打一棒，婆子云：我乳七子，六箇不遇知音。

這箇亦不消得，乃抛于水中，是箇婆子便參得，卽心是佛底樣子哉。了清道人寄紙來求警策，直筆以贈。

示真照居士

真照居士請予需別稱，因號曰徹源。蓋名之與實，猶影之與形，捨形覓影，無有是處。捨實覓名，亦復如是。汝今既得此名，欲得與其實相應，正宜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念，乃把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頭綿綿密密參去參來，忽爾照徹萬法根源，方知老拙不浪安號，亦豈非不出塵勞，成辨聖賢事業者耶？

示昌宗道人

水潦和尚參馬祖，問佛法的大意。馬祖與一踢潦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卽呵呵大笑。平生示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蹄，直至如今笑未休。又復呵呵大笑。又良遂見麻谷，第一番見，谷便入方丈，閉卻門，渠疑著。及至第二次，谷驟步去菜園裏，渠便瞥地，乃謂谷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泊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既歸，謂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昌宗道人寄紙需語，爲進道警策，仍寫二則，因緣以贈焉。若把無言無說，則大如認賊爲子相似，不爾則馬祖麻谷，有甚麼指示處？它二人如斯悟去，汝只於茲猛著精彩，參去參來，年深日久，必須知宗門下果有大機大用奇特殊勝之事，至祝至祝。

示聖巖道人

龐居士曰：難難，百斛油麻樹上攤。老婆曰：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女曰：也不難，也不易，飢

來喫飯困來睡，聖巖道人不遠千里，特特來訪予巖居，其志足以可嘉。因寫如上因緣以贈之。庶幾置之座右，時時著眼看，未審三人之中，擇那箇爲師？若謂有優劣，也不是，謂無優劣，也不是。二六時中，四威儀內，念念爾心，爾猛加精彩參取，久之必知有飯是米，做底道理也。

示雪江禪閣大慧語不錄

法語之作，其來尚矣。大凡自非具大眼目，代佛揚化本色宗匠者，豈末學庸流容易可擬之事業哉！倘或勉強効爲之，焉敢可逃妄談般若之誚乎？而今忽辱被需，老拙語用爲警策，老拙深慮僭越，有沮嚴命，媿悚之極。錄呈大慧禪師答呂舍人一篇，伏希憑此而行久之，必有悟明之日焉。

示禪達道人

六祖大師答韋使君厥略云：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僿。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云云。大凡念佛要脫生死，參禪欲悟心性，未聞悟心性，底人不脫生死，脫生死底人，豈亦迷心性？當知念佛參禪名異體同，雖然古人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警爾情生，萬劫羈鎖。與麼則念佛也，鏡上生塵，參禪也，眼中著屑。只如此信得及，則不必相賺。禪達道人勤修念佛三昧，有年於此，忽來余室中，請授衣盂，兼受大戒，因需日用警策，迅筆以贈云。

示盲者通明

昔阿那律尊者，耽著睡眠，佛訶曰：蚌蛤之類也，仍七日不寢，發天眼通，見三千大千世界，如見掌中菴摩羅果。云云。汝真箇有志生死大事，須將卽心卽佛公案，時時舉覺，處處提撕，一旦忽爾打破漆桶去，謂之頂門具正法眼者哉。那時豈翅見三千大千世界耶？百億須彌無量佛刹，在一毫頭上看卻，更無餘也。至囑至囑。

示嗣道禪者

學道之士，先須慎護身口意，屏除貪瞋癡，視名等浮雲，棄利如糞土，出言也要法，詐偽虛妄，立行也貴圖穩實端潔，任遇世間種種違順境界，一一收在夢幻空華之中，然後以己事未明，常自勉勵，古人尚不容剪爪之暇，吾是何人也。在苒一生虛度光陰，乃能抖擻精神，奮起志力，精進上加精進，勇猛更添勇猛，朝參暮參，行究坐究，一旦漆桶連底脫去，頓見本來面目，撞著本地風光，謂之出家行腳本志。一時醅畢底解脫自在，活潑僧者耶？偏輔子住庵，七更涼燠，自一歸庫下，到今不憚祁寒隆暑，備嘗艱辛，勤役於井臼蔬圃之間，敢不遵事居，料想備日用工夫，爲之不致純密，若今偏道業，不克成辦，職我之由，咎歸于誰乎？從今日去，庵中卒歲之計，都不要介懷，切望把生死大事，須臾不怠念耳。老拙力寫此葛藤，以代勞徠云。

示旨廣禪人

單傳直指之道，實非識情所測，不可得而名狀，所以南嶽徒磨古瓢，龍潭吹滅紙燭，德山棒若雨點，臨濟喝如雷轟，香嚴擊竹，靈雲挑華，俱抵一生豎指，祕魔只管擊杖，南泉拂袖便行，永嘉振錫而立，投子油油，薦福莫莫，金剛圈栗蓬，破砂盆，鐵酸盞，各立門庭，巨開鋪席，箭鋒相拄。

機境互陳，龍驤虎躍，電馳雷動，疾焰過風，奔流度及，豈小根劣機所可企及。雖然如此，若約我祖師門下，則非唯埋沒自己，抑亦忝辱宗風，其或未到如上田地，但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二六時中，造次顛沛，孜孜兀兀，念茲在茲，一切得失，是非苦樂，逆順等，一時放下，然後我佛所戒之事，寧喪身命，不敢違犯毫髮許也。不問山林，不問市朝，得穩便所在，乃打住提起，則無義味話，與之參究，著衣喫飯，屙屎送屎處，一切時中，不要忘之，廢寢忘餐，嚼冰嘗藥，不用斯須少閒，徒喪光陰，乃與麼做工夫，管甚三二十年，只以悟爲期，日久歲深，念謝慮消，能所忘，伎倆盡，忽然如桶底子脫，水底火發，相似，然後返觀千七百則爛葛藤，豈啻如飛埃過目也哉。古人云：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至祝至祝。

示真源禪者

法弟真源，一日出紙需法語，爲日用警策，予謂法語者，道眼明白，底本色宗匠事業，以其宗說俱通，意句圓活，而衲子取爲參禪之標式而已，是故得之者，如袖隋珠卞璧而歸家也，實非單見淺識之流，容易所議，縱使勉強而作，非唯無益於佗，恐招謗乎己之必矣。老拙於法未夢見在，語也不會學得來，爭奈無分下筆，何況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此說之下，閒不容髮，雖然，汝今懇請勤矣，不獲已，打些屋裏話，汝既屋裏之人，想亦不出外頭也。今時學道兄弟，十箇有五雙，不免有知解過患，汝不可不知，纔入衆來，手腳未穩，無始曠劫，無明煩惱，未嘗一點屏除，將去又不曾著實做工夫，亦不曾得箇悟由，遽偷它從上過量底人說話，以爲己有，開口便道：元來無法可得，無道可修，三業不必慎，諸戒不必守，元無生死相，豈求涅槃心。又云：一代藏

教文、拭瘡、故紙、千七百公案、腐爛、葛藤、忽遭人問、著如何是禪、便豎拳、下喝、怒目、擗眉、胡亂支將去、甚者罵佛呵祖、欺神瞞鬼、撥無因果、無事不爲、謂之地獄、洋佛也、難救、有底以聰明資漁、獵內外典籍、談玄談妙、說心說性、諷詠江月松風、而爲心地印、和會青山綠水、而作本來身、有底只管打淨潔毬子、是句也、刻、非句也、刻、但向一塵不立處、行履全不知、箇是陰識會通、更有一等人、把諸家語錄、鈔寫數百句、作一冊子、收在懷中、密密背取、到處互相問、多一句底、僞慢色、溢面、少一句底、忿懣氣、塞胸、似者般底、參禪如何、敢得生死、臘月三十日到來、悔將不及、汝既知箇事、須是退步、就已、真參實究去也、老拙爲汝、輒述十件要須、具在子后、汝當沒齒、遵守而行、庶幾不虛作袈裟下之士者、

- 一者要須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須臾不怠念、
- 二者要須行住坐臥、檢束身心、不毀犯律儀、
- 三者要須不執偏空、不誇精進、勿墮二乘見、
- 四者要須攝意慎語、日夜靜坐、遠離閑妄想、
- 五者要須莫認昭昭靈靈、坐黑山下鬼窟裏、
- 六者要須廢寢忘餐、壁立萬仞、豎起鐵脊梁、
- 七者要須看父母未生前、那箇我本來面目、
- 八者要須雖參話頭工夫綿密、勿急求悟明、
- 九者要須寧不發明、經百千劫、不生第二念、

十者要須大心不退、大法洞明、紹續佛慧命、

示希運大師

世間一切憎愛取捨、得失是非、顛倒妄想等念慮、一時放下、須將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之話、二六時中、綿綿密密、無有閒斷、參究去也、是乃臨生死岸頭、大得力底消息、除此外、別無方便、至囑至囑、

示明大師

元無男女相、寧有悟迷、問若要明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只將四大分散時、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話、二六時中、無須少閒、究來究去、古人云、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所以世間憎愛取捨、得失是非、凡目前一切境界、一時放下、綿綿密密參究去、歲深日久、工夫純熟、忽然如睡夢醒、如蓮華開、那時有甚生死可怖、涅槃可求、與劉鐵磨尼總持之輩、把手共行、豈非慶快平生者哉、明大師孜孜在道、一日袖紙、需用警策、因迅筆書此云、

示元參禪人

古人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是故善財參五十三人、知識汾陽參七十餘員、知識大凡佛祖以來、發大機、顯大用、立宗旨、建法幢、底人、靡有不從參之字上出頭來也、汝諱參也、身亦處參禪流輩之中、尤宜奮志勵精、不憚跋涉、尋師擇友、忽爾撞著、誓頭宗匠、喫盡惡辣、鉗鎚、直教妄識妄情、和箇妙解、一時蕩除、然後做得灑灑落落、超宗越格、俊快伶俐、活潑、豈不偉哉、其或未然、泥絕萬慮、放捨諸緣、把一則無義味話頭、四威儀中、無少閒斷、參去參來、說甚十年五載、

假使百劫千生不悟不休，如是信受，如是操守，謂之真本色道人。若離卻如上二途，於諸道業無一所辨，終日閒散游談，無根在，萬空過一生，依舊輪轉六趣，偏爲徒有參禪名，全無悟入實，可愧可畏，思之勉之。

示秀格禪人

汝年雖甚少，出言頗以老矣。常語道友云：某甲，忝慕先哲，煨芋垂涕，移茅入深高風之久，異時必須索我巖谷之中，其志尙善，則固善，惟恐遠離師友，無聽提誨，閒遊安眠，甘墮庸輩。汝當深念空山，聞爾有便辨道，生死在呼吸，如何虛度日，幸有現成公案，今舉示汝，僧問古德：如何是淨法身？云：山華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又問：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猛著精彩看，是什麼道理。蒲團竹椅之上，良不在言也。採薪拾果，鋤圃汲澗處，正好參究底時節，忽爾透得祖關，發明己事，謂之自證自悟活道人者耶。

又

大凡爲人子者，稟父氣分，天下古今所以理之令然也，非必求而得之，學而取之。汝入余室，爲余法子，然癡頑疎慵之性，與余毫釐不差，益感夙生師資緣熟焉。其性也，既而相同，其跡也，寧可不然乎？汝須俟余渣然後，雖三箇五箇所在，不要與人聚首遊處，只去澗邊林下，旋縛尖頭，茅庵形影相弔，隨分修持，謀終此生也。余有緊要一訣，寶祕之久，今當付汝，勿輕語人。汝每日晨興，先須引手自摩頭顱，亦以目顧身上袈裟，心念口演：吾是釋迦文佛遠裔，縱使喪身失命，誓不壞毘尼軌範，至囑至囑。

示應山善庵主

昔出家學道之流，才入衆來，三篋縛腰，執爨負春，不憚勞苦，殆臨危亡之不顧，蓋爲法忘軀耳。所以盧郎踏碓，平黃梅精廩，演祖主磨於白雲山中，百丈爲說大義，預去開田，木平每見新到，令其搬土，或者折薪論榮枯，或者摘茶辨體用，或者斟井上肩，折擔悟道，或者束桶失手，墮地了禪，皆是外若盡日順做務，而奔波內，不須臾忘參玄之正念，故往往一機一境，築著磕著，方知此事不必在竹椅蒲團面壁靜默之中。吾應山善公，自入空門以來，未嘗一霎偷安逸體，初開松泉，今據明光，整山夷址，穿崖引泉，栽松種竹，縛籬圍，咸將躬爲，不敢欲役人，酷有古德之風度，遐邇靡不嘆服。老拙與公，傾蓋之日，雖不久矣，其義情濃厚，無由爲喻。一日出紙求字，寫之以酬其請云。

示是乘知客居山

上古之禪，稍輒晦千峰萬壑，幽巖邃谷之間，得身世兩忘，與草木俱腐者，不可勝計矣。吾佛亦說：欲求寂靜，無爲安樂，當離鬧鬧，獨處閒居，乃至若於山間，若空澤中，若在樹下，閑處靜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何況叢林衰替，看不上眼，苟有意辨道之人，望彼境界，當如畏虺蛇之窟，避蠱毒之鄉耳。雪舟乘知客，徧歷京師，相陽諸刹，嘗盡寒酸風味，而乃拂衣遠引，圖臥林丘，去秋來此，與同志五七輩，聚首蝸屋之下，過一冬，說猶嫌山之淺，且欲從深入於深，其高尙之趣，足以可嘉也。大抵學道之要，最貴明心，明心之捷徑，只在生死切，生死切則頭頭物物，在在處處，無非爲我之警策者，何必假求師友乎？谿聲山色，白雲青松，凡屬見聞一一，爲汝助發禪機妙。

用者耶。所以古人云：欲識本來心，青山綠水深。又云：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思之勉之。

示齋侍者

齋侍者，雪村和尚高弟也。天資聰俊，事業絕倫。異時扶起祖庭末運，非兄者誰歟。一日忽省學解機智，無輔於道，掃蕩淨盡，不留元字腳。孜孜兀兀，不棄寸陰，究明自己躬下事，亦欲去尋亂山深更深處，盡一平生，永不將名字落入人間焉。甚可敬愛乎。切勿令放煨芋煙，出乎戶外，恐是薰徹九重城中，誤引詔書入雲耳。正宜慎謹，正宜慎謹。老拙臨別吟一聯落韻詩贈之云：
隱山燒庵何處去，大梅移茅跡已空。今日君懷丘壑志，挽回千載舊高風。

示正印大師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截斷生死命根，底利器。照破本來面目之鏡光，汝只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放捨諸緣，打成一片，如咬鐵橛子，似吞栗棘蓬。參去參來，斯須少閒，莫有退志。忽爾打破漆桶，心華發明，照十方空。那時縱雖尼總持，劉鐵磨也須斂衽伏膺者耶。

示南大師

汝只須勵勇猛向道之力，把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束做一箇無字，起大疑團。孜孜參究，則正似堅共嚴城，不可犯干。所謂昏散等諸魔，色聲等六賊，望崖而退。此志久遠不變，何患靡有悟明之日。我今大書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八字，以付汝。好收拾去，切莫須臾離卻身邊。才覺工夫有閒斷之時，當取見之。其策發勸誘之功，雖百千良導善友，勿以逾諸。至祝至祝。

示龍禪者

參學之要，專在洞明己事。若欲直捷相應去，只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之話起。大疑團，孜孜打捱，忽爾撞額上頭關，淚子非惟拔卻生死根株，和他佛病祖病，同時打失。那時如龍得水，虎靠山相似，慶快平生，豈不趁歎。龍姪病中寄紙，語揮汗迅筆，塞其請云：

示山上人

波州山上人，辛丑春來山中道聚，夏罷告別之次，袖出紙而求法語。余笑曰：我未見一法之可得。夫復何語云哉。山云：胡爲區區惛惛，辭如斯。唯望示及一則古人因緣，用要爲前程警策。勉請甚至。余不獲已，謂之曰：昔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汝只將這話，一切四威儀中，綿密打捱，久久工夫純熟，打成一片，須彌山便是自己。自己便是須彌山。須彌山與自己，閒不容髮，論甚無明煩惱，以至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亦須望崖而退。汝如此信得及去，直饒未得，直下打徹，定是不被知見解會露布葛藤籠絡。底本色辨道人耶。乃援毫寫之贈云：

示禪燈新戒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以降，相傳續燭接輝，直至今照映天壤，無幽不燭。謂是教外別傳之禪也。備旣爲他家種草，操履當攀上流。終始勿墮庸輩，勉勵志力。晝參夜參，一旦心光燦發，照十方空。非惟頌大法燈門風，亦見自己名實所當耳。禪燈新戒，袖紙需字，迅筆塞其請云：

示增禪人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將這話頭，行參坐參，切忌忘念。大凡學道之人，正須

以生死二字貼在鼻尖頭上，百千違順境界現前，即時放下，孜孜兀兀，如大死人相似，究之明之，光陰倏忽，時不待人，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增禪者在山中聚首，有志參禪佳道人也，臨別需語，過筆以贈。

示山禪人

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且古人怎麼道意在何處，於此著得一隻眼，汝即青山，青山即汝，汝與青山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雖然如此，若約衲僧門下，猶隔鐵圍在，直須揚身那畔，踢倒五須彌，方與此事少分相應哉，山姪需語，以爲警策，迅筆付之云。

示善教大德

若欲超脫生死，直至佛祖之位，只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不棄寸陰，無有間斷，參究無義味話頭，且喚甚麼爲無義味話頭，父母未生以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只將此話頭起，大疑團，忘寢食，廢寒暑，綿綿密密，參去參來，恰如咬鐵橛子，吞栗棘蓬，相似，直得無下轄處，忽然蹉口咬得破，吞得下，謂之大徹大悟底之人，唯如此修行去，直饒今生雖打未徹，此志堅固，永不退失，逗到臨命終時，人身不失，惡趣不墮，重出頭來，必是一聞千悟，豈非般若靈驗者哉，記取記取，勉旃。

示元杲上人

趙州無字，乃是諸聖骨髓，列祖眼睛，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唯從箇無字上流出得來也，正當參究此話，全非義味思量可及，如咬鐵橛子，吞栗棘蓬，相似，直無備下轄處，至于情盡識鎖，知解泯能所忘之時，忽爾因地一下，則非惟拔卻生死根株，亦須掀翻涅槃牢獄，豈不慶快平生也。

哉。

示先天兆庵主

古人云，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作一箇無字，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昏沈散亂來，老拙不然，併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打做一枚鐵團圓，參究則所謂昏沈散亂，卻爲我伴侶，還有與古人相見分也無，只要綿綿密密，閉不容髮，若如此做將去，縱雖不能直下透徹，捱到臘月三十日，獲力不少。

示玉禪者

如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汝十二時中，屙屎送尿，著衣喫飯，承誰恩力，若是於此尚未得力，只將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公案，綿綿密密，孜孜兀兀，參之究之，工夫熟時，節至，打破漆桶去，豈不慶快平生者耶。

示鏡大師

昔馮山封鏡送與仰山，仰山提起，示衆云，道得不撲破，衆無對，山乃撲破，汝於這話薦得，不妨明見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脫或未然，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枝，參。

示從本禪者

出家學道之士，宜將尋師擇友，而爲要緊也，汝今仰慕慈廣和尚道風去，求依棲，厥志良嘉，聞說堂中數十輩，箇箇本分兄弟，晝夜孜孜兀兀，坐若枯株，咸謂石霜風規千載不墜矣，汝萬一見許挂錫，當須先以三年爲一期限，足禁出門，脇塊到席，口絕戲劇，意離攀緣，只二六時中，綿

綿密密參，究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之話。既遇如此師，得如此友，居如此便當所在，汝在彼不辨道業，更待何日哉！其或遊州獵縣，看水觀山，徒喪時光，全非予法屬者耶！異日雖歸來，斷不可有相見之分，從本勉之，思之。

示道芽侍者

余忘年友于芽侍者，天資爽拔，道貌穩實，以己事未明爲念，棄天龍法席，來此山中，與同志五七輩，俯首茅茨，一夏尺璧寸陰，孜孜參究，真佳衲子也。秋風一策，忽催歸歟之興，臨別出紙而需拙字，余絕筆之久，揮手謝遣耳，然猶懇求不已，因問曰：黑豆未生芽時如何？云：不知。又問：黑豆已生芽後如何？云：不知。又問：黑豆生芽與未生時如何？云：不知。余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咸在箇三不知之下，冰銷瓦解了也，他唯唯而已。余乃援毫寫之，塞其請云。

示園林方長老

言前領旨，句外明宗，獨立乾坤，眼空宇宙，若約衲僧門下，則喚來教它洗腳始得，這般現成說話，正是家常茶飯，宜且高闊，真箇要欲截斷生死根株，拶到佛祖田地，當須退步，就已頻下鉤工，參取趙州無字，是則把本修行也。園林圭巖長老，雖既住院匡徒，以大事因緣爲念，獲見聞及厥志，可嘉，仍迅筆以贈云。

示開翁譽侍者

佛性泰禪師云：五祖師翁頌趙州無字曰：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焰，更擬問如何，分身成兩段，只消露刃劍足矣也。剩了下面三句，據余見處，爭如我箇檐外數株梅華，忽被昨夜狂風暴雨。

一時空盡，片也不見者，箇卻是頌得恰好，雖然若又恁麼領略，未免眼中生華去也。唯向者僧未設問，趙州亦未開口以前，參取是箇甚麼道理，則歲久月深，必有悟明之時哉。聞翁侍者因參趙州無字，出紙求其旨訣，寫之塞厥請云。

示定巖一侍者

天得一清地得一寧，衲僧得一又作麼生。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備既有志參禪，只將這話專一厮捱，捱去捱來，積以歲月，捱到無可捱之處，直得三世諸佛，橫說豎說，如雲如雨，和它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一一打歸自己去，影由形生，名以實顯，方知當初用一爲諱，甚不偶然。

示霜林果侍者

臨濟大師唯以一喝用事，道出常情，難可測度，間有垂慈救物，乃區分三玄三要，排列四賓主，施設四料簡等，皆如大火聚，吹毛劍觸之，近之靡有，不獲喪身失命者，是故其直下的孫燈燈相傳，繩繩不絕，到我松源師祖，僅十有五葉，家業不墜，赤手全提，儘見登門者，恰如金翅摩海，直取龍吞，師子一吼，百獸腦裂，亦有三腳驢兒弄蹄行，鐵酸醜破砂盆，開口不在舌頭上等之句，嬰其鋒，中其毒底，箇箇出羅籠，離窠臼，電馳星飛，龍驤虎驟，偉哉盛歟，鈎鈎乎雷霆一時，晃晃焉照映萬古，嗚呼！如今遺風餘烈，幾乎掃地而休，有意斯道之士，豈忍坐視，只憑箇伶俐底後生出，作他家種草耳，其人脫或命不遇時，力無逮志，只去巖棲林居，草衣果食，專究己躬之下事，與夫今時踞視牀，握麈尾，妄談般若，累招罪愆之輩，豈翅霄壤不侔而已。古云：看水看山。

坐無名無利身其詞頗似淺近意味極深之遠矣余一夕與客談及於此果侍者在旁竊聽翌日備紙筆來教余寫此因勉應其請云

示平基藏主

昔水潦和尚參馬祖問佛法的大意祖與一踏水潦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向一毫頭識得根源呵呵大笑平生示衆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而今笑不休又復呵呵大笑汝久翫教乘研窮玄理未審三乘十二分教內將水潦得處攝那教去須知宗門果有箇奇特事若做奇特想又是不是了也子細參取莫將爲等閒只要嘗一樹知鼎味其倘未然只今休去即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示興性禪人

興性禪人在此山中既三載勞役庫務之間晨夕靡遑寧居其志良勤矣蓋緣與余有俗門之瓜葛者今亦暫去歸京師只望爾以此大事因緣爲念放下諸緣打做一件事參究此道余已迫桑榆旦夕難保千萬不要久在外歲晚歸來依舊輔弼衰朽是所庶幾也

示昇侍者

四大分散時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只要將這話頭在呻吟痛苦之中刹那無有間斷參去參來忽爾噴地一下則非翹去卻膏肓必死之疾亦須屏除佛病祖病禪病等更無餘者昇侍者病中寄紙需語以爲涅槃堂裏警策因寫此隨之云

示靈仲英侍者

嘗聞提撕公案做工夫底如手握鏡鐲如擊塗毒鼓相似嬰之觸之者尸橫萬里耳說甚生死魔軍煩惱結賊以至真如實相菩提涅槃敢無由近傍假使黃頭老碧眼胡亦須倒退三千里者耶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唯於箇無字起大疑情痛著精彩看是箇什麼道忽爾一旦噴地一下則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和這無字一時瓦解冰銷豈不快哉豈不快哉理吾鄉英靈仲特來山中道聚茅茨之下夏罷告辭出紙求語因信筆寫此以酬其請蓋非世之所謂法語類矣只向家裏人說些家裏話耳切乞前程莫出示人恐招譏誚哉

示松嶺秀侍者

松嶺秀侍者久侍實翁以爲言行之師所得酷多矣二十年前訪余巖居而後或去或來厥道義之篤至今敢不少渝也今夏亦來聚首茅茨之下向道之志唯知進而不知退加以機辯峻捷不失稍子體裁良以足可嘉哉解制之前一日來告辭之次從子請益臨濟參黃檗因緣子謂渠云臨濟道我初詣先師三度問佛法的大意喫它六十烏藤了恰如蒿技拂相似而今思喫一頓誰當下手惜當時等閒放過它了若箇漢出來曰某下得手待它擬開口彈指一下云蒼天蒼天管取它無吐氣轉身之分秀曰千載之下不肖之孫還無有具如上手段底麼子笑指秀云咳非子夫復誰欺子援毫記此以贈云

示聖賢大師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十二時中一切處著精彩看箇是甚麼道理莫做有無會莫做無無會莫做真無會世間得失是非人我憎愛顛倒忘想等譬在佗方世界豎起脊梁

骨不離蒲團上，拌取久遠不退轉身心，一生兩生，乃至盡未來際，不悟不休，如是做工夫去，不患無徹證之日，只要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八箇字，蘊于胸中，須臾少閒，不敢忘之，若不然，則與昏散二魔侵擾，永劫不能成辨道業也。老夫今年六十八，餘算無幾，想無復相見之日，唯依此修行，大圓鏡中時時對談也。

示天機庵主

參禪不論愚之與智，男之與女，只是天機俊捷，識見超邁，氣蓋乾坤，眼空今古，伶俐活漢，方獲與箇事少分相應去也。是故末山無著，尼總持劉鐵磨，皆是徹大法之淵源，得祖師之骨髓，宜乎其遺風餘烈，至今凜凜然乎天壤之間，謂之身處女流，成辨大丈夫事業者，儼如今真箇有志此道，惟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念，卽把世間一切是非愛憎，苦樂逆順等妄情亂想，一時放下，乃把僧問古德，一念未起，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話，綿綿密密，孜孜兀兀，行參坐參，朝寤夕究，說甚三十年二十年，縱歷百千劫，不悟不休，若此辨取，不退轉身心，參究將去，必無不明之理，忽爾心華燦發，照十方空，那時非惟與它古人把臂竝行，正能坐斷佛祖頂額，豈非慶快平生者哉。天機庵主，春秋富盛，遽爾落窠，披緇墮三寶之數，加以賦性純真，惟道惟勤，自非夙熏般若之甚深，豈克若斯乎。而今出紙需語，欲爲進道警策，輒援毫寫此葛藤，塞其請云。

示齊雲均侍者

我松源大祖翁，乃是臨濟十有五世之的傳高弟也。在宋嘉泰開禧之間，以所得底一百二十鈞重擔子，送在天下衲子肩上，多怕怖驚走，堪忍是任者鮮矣。如今此擔子，留止西來嵩山之

下，子見齊雲老兄，有力荷擔這重擔子者也。切望莫忽焉。且道那箇是這重擔子，大力量人爲什麼攙腳不起，明眼人爲什麼腳跟下紅絲線不斷。

示棋庵主，先聖語不錄

棋玉田生子，積代將爵貴權功名之家，忽省幻世可厭，而裂冠披緇，自從一入空門，日夕精勤，脇不到席，直要至古人真證之地，而後已矣。大鑑聊感夙因，安名付衣，其驗於此可見。甲辰春，訪余巖居，俯首茅茨，既是一葺，一日告辭曰：且去別山過夏，秋風孤杖，必是再會之日。乃出紙需語，以爲途中警策，余不欲容易發語，輒招妄談般若之誦，而懇求不已，因寫疇昔所聞先輩之數語，以塞其請云。

示子景大師，中峰語不錄

子景大師，須臾不忘生死事大，孜孜兀兀，念茲在茲，余寓于垂木嘉隱庵，他最初來相見，問以此道及余遷野部山中，縛茅而居，又來做屋民間，乃度一夏，前後來往三載，其志可嘉也。而今繕寫中峰和尚法語一篇贈之，如是的實痛快，如是深切著明，汝依此修行，當須與鐵磨參滌山總持見少林，無以異也。

示珍禪者

太元延祐庚申冬，與然可翁俊鈍庵同登天目山，謁于幻住老人時，雪滿千巖，一庵間爾，吾儕三輩，前立列拜，各做親見鼻祖於少室峰前之想，因扣以宗門要訣，第恨疎鈍之跡，弗克領會，委曲垂示之旨，嗚呼！倒指既三十有七白，惟如一日，真開世哲人，豈獲復見也哉。遠江珍禪者。

妙年英俊，孜孜辨道。一夏聚首茅檐之下，忽需進道警策之說，即抄寫如上法語，以塞其請云。

書中峯和尚法語之後

中峯之道三傳而到，雪巖將破砂盆和空擊碎，七零八落，將謂今已靡有子遺，幸有不肖的孫，幻住老人出，從頭整頓，依舊圓陀陀地，甚生可觀。夫之謂後中峯者耶，如未證據者，請把這葛藤子細著眼看。

書壽位之下

愚平生不欲與人所知，是以棲遲巖壑，積有年矣。邇來不意，多有同心尋訪，竝屋散處，無由關防，亦是報緣令爾，勿奈之何也。即休覺兄教愚寫如上數字，欲永隨身，蓋道義過厚耳。愚老矣，殘喘無幾，我兄聞愚物故，把此軸子急須火之，愚深嗟留取閑名，久在塵世者耶。

書朴禪人十願十誓文之後

關西愚隱朴上人，非翅參道之志，酷切旁亦煉頂然，指刻苦精修，殆幾遺身，矧乎嘗設十願十誓文，護之恰如目睛，每謂人云：寧可令此生身淪墜三途，而經歷多劫，不肯破犯如上誓願。若毫髮許，所有善因，專用回向無上佛果菩提者，余靡勝嘉歎之至。命筆書厥文尾，以贈云。

遺誠

老拙如今世緣將盡，因願命諸法屬等，待余溘然之後，宜須林下晦迹，火種刀耕，圖終一生也。契經曰：當離闍闍，獨處閒居，山閒空澤云云，是乃吾佛最後慈訓，寧可不遵奉哉。汝等各精嚴勤修，庶不向袈裟之下，失卻人身，是余深所望于爾輩耶。汝等見余氣絕，急須收窆，切莫留。

遺骸以使人見之，掩土壘石，既畢，勸乎同志，只諷首楞嚴神呪一遍而已。然後把熊原還于太守，以茅庵付與高野父老等，各自散去。父老若又有固辭意，汝等與諸道友相議，請一老成宿衲，以充庵主，為他討柴水，便當底雲水兄弟，作一夏一冬安禪辨道之所在，亦可。餘無復可言，遺屬遺屬。

遺偈

屋後青山，檻前流水，鶴林雙趺，熊耳雙履，又是空華結空子。

跋

寂室和尚南遊之後，晦跡巖谷，與世絕如謝遣人事，絕筆久之。晚年因衲子懇請，迫不獲已，往往一言半句，流落江湖，或爭暗誦，或私傳寫，烏焉之誤，蓋不少，恐其遺失，據本印行，不敢加損，望無差誤。昔永和丁巳冬節之前三日，釋沙門性均謹白。

增補

示後上人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截斷生死根株，底利器，照破本來面目。

之鏡光也。汝只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放捨諸緣，打成一片，如咬鐵橛子，似吞栗棘蓬，參去參來，斯須少閒，靡有退志，忽爾打破漆桶，心華發明，照十方空耶。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卷之四終

近江州瑞石山永源禪寺開山敕諭

圓應禪師寂室和尚行狀

師諱元光，字寂室，世姓藤氏，隸作州高田縣，當村上天皇時，小野宮左府實賴公攝政，其玄孫小野宮少將某生，某某聘平氏女生師，寔伏見天皇正應三年庚寅五月十五日也。母氏無憂，神光滿室，宗族皆賀曰：此兒必爲異人歟。祥何若斯也。七歲鄉閭群兒釣小魚，獲得之則屬師，護焉。師謂此魚雖爲微物，皆有命之屬也，其可忍殺哉。悉縱，群兒佛然矣。自卯角天稟超慧，父母命歸釋，遂辭作之舊梓，造京東福依大智海禪師披緇，一日姨母延茹菹，師正色曰：入釋門，豈犯佛禁，不聽。十五落髮受具，適江州田上縣，偶見一僧返關宴坐，心竊愛慕，從此要學。離文字法，一日隨衆摘茶，有一僧視師以爲奇貨，謂曰：汝才不凡，胡其袍繫於此。方今關左有約翁儉公，天下緇徒龍門也。汝儻入彼鐘繡，則大器必成矣。師依其言，乃拉是僧偕行。翁時董禪興，席師到則執弟子禮，前夜翁夢如諸聖降現，光明照燭於山河，故以元光爲法諱。志瑞也。德治二年，約翁膺公命，視冢京建仁，供奉湯藥。此時徒弟數輩列于班次，時論紛然。翁曰：古之善用入者，內不避親，外不避讎，惟材是庸而已。流俗之言於我何渠矣乎。職旣滿，潛詣和州安部，於文殊像前，期七日，煉頂祈修，道抵于成也。業畢，又侍翁，翁適不安，師問曰：如何。是末後一句，翁摹面打一掌，師豁然領悟。時十八歲也。明年偶作雪達磨頌，曰：暫借空華示半標，普通年事未。

迢迢西天此土飄零恨縱使春風吹不消一山國師見是作撫掌稱賞延慶二年受約翁誨隨金澤慧雲律師習毘尼學纔挾三月涉其梗槩辛酸所攻血爲之溺也廼舍以去翁時住龍峰又侍巾篋佛涅槃大衆作頌求交潤約翁翁從頭一一校之逮卷尾桃李春風二千歲謝郎不在釣魚船之句翁曰此必光侍者作也果然一山國師住南禪舉師侍香時歲二十八也元應二年師歲卅一聞天目中峰和尚道振華夷附舶便南邁登天目山日方逮哺積雪滿庭同行然可翁俊鈍庵與俱侍立不退峰於師臂端獨書明日來也四字師徑走后架掬水洗之徑山元叟保寧古林鷄足清拙靈隱靈石皎若絕學華頂無見天目斷崖皆徧扣之到問答機緣師不敢舉著於人焉本朝嘉曆元年丙寅卽大元泰定三年也是年已理歸檝海中風作怒濤排空滿船無人色師舉目白衣觀音現于空中少焉風濤震威著岸于長州暫居三角縣初一山稱師爲鐵船中峰更製今字有頌子證焉逮東歸一時哲匠有贈言同船人見而珍愛之乃殫散與焉建武元年備後州吉津平居士雅嚮師道其室竹居迎館於廳事師恬然居茲三年矣竹居捨宅施師名韜光庵後宏其基改號永德寺觀應元年庚寅七月九日有長勝寺命不就焉自大元還積二十五載在備作際專將韜晦而居焉其地曰歌島吉津安田稚村其寺院乃西祖明禪安國慈廣菩提也越明年辛卯僑居攝州福嚴寺又應道友招住江州往生院一日訪西禪長老之次邂逅天龍夢憲國師談話至漏盡窻白延文五年庚子師歲七十一江州大守佐佐木雪江居士重師名行獻以卓錫之地與島云雷谿云且曰斯二境吾州山水眉目也師任性居焉明年康安元年辛丑正月十八日入雷谿相攸觀其林壑幽遠頗愜素抱剔岨獨

靈營締梵居山中吏民効子來之助既成山曰飯高寺曰永源永取大守後改山號瑞石以源取其姓石之靈也寶殿安閑思大士像悟都管塑之先是命工所造收在龕背俱有師供養語所謂瑞石置後門壁下顯其半棧斯石舊在東峰頂高野父老感夢告于衆致焉其重挽可用數百人力而纜十數人扛如石自行達于寺時以爲神運焉殿之巽位有僧堂師會榜之曰坐中警策只不可過惹衣敲席耳痛以竹篋行事則或動他心念恐壞道義各庵遵守此法式深所庶者也除僅女慈源奉岸本村腴沃充堂裏齋粥之資殿之坎位作石磴直登數十尺上有地平衍寬爽置三重寶塔兌位高臺曰含空廼爲師遷寂之處焉光明皇帝賜親筆手詔曰山中平生提持之一句可授與之由可被傳命寂室和尚者也復有天龍寺詔曰天龍寺住持職事學道宏達人閒縑素所慕會下也霧豹之跡年尙查替獨善之地雲龍之感時臻宜關兼濟之道早辭雷谿之幽棲入龜山之禪刹令紹隆叢林之軌範可奉祈邦家之安泰者天氣如此仍執達如件康安二年二月十五日左少辨鹿王院普明國師寄書題其出世其書云云書辭果稱真治二年癸卯辭建長命專使力強之潛避往於伊勢事寢還瑞石抄喜中岩月公委師不赴徵命寄書激勵曰方今佛法陵遲豈無心子出世度生乎師作偈謝之是時羈徒景從如芳玉腕夫一關圓月心恐大拙等天下知名之士數十輩在會裡一衆二千人傍潤縛茅以居精勵咨訣固山中一時盛事也六年丁未九月一日唱滅合空臺先書遺誠曰老拙如今世緣將盡因願命諸法屬等待余渣然之後宜須林下晦跡火種刀耕圖終一生也契經曰當離閻闍獨處閑居山閒空澤云云是乃吾佛最後慈訓寧可不遵奉哉汝等各各精嚴勤修庶不向袈裟之

下失卻人身，是余深所望于爾輩耶。汝等見余氣絕，急須收窆，切莫留遺骸，以使入見之。掩土疊石既畢，勸乎同志，只諷首楞嚴神呪一遍而已。然後把熊原還于大守，以茅菴村與高野父老等各自散去。父老若又有固辭意，汝等與諸道友相議，請一老成宿衲以充庵主，爲佗討柴水便當。底雲水兄弟，作一夏一冬安禪辨道之所在，亦可。餘無復可言。遺囑遺囑，又書偈曰：屋後青山，檻前流水，鶴林雙趺，熊耳雙履。又是空華結空子，書畢擲筆，筆卽化。世壽七十八，坐夏十六。諸徒奉遺命塔全身，是時舉州之民，如喪考妣。凡度僧尼千餘人。至衣冠之族，授於法諱，則不知其數矣。師知化緣將盡，方前數日，命靈仲彌天，撰祭文，文成呈師，師覽大喜。于後二老裝香真前，各自默誦而已。師之爲人也，顏角端偉，風誼簡遠，蚤負超邁特偉之資，而無與人競之態。平居不勉讀書，而一覽則無之遺焉。至文辭之典麗，偈頌之幻妙，咸遊戲三昧之使然者也。第以雅意丘岳，遠脫身於稠廣，蛇山鱷水，慨然南遊，歷往古聖跡，扣名師戶庭，將欲以數窮殊軌也。然而旋於桑城，不渝國師舊盟。蓋大唐國裏無禪師之謂歟。頃者杜撰知識，將禪道爲戲具，扶裨闡揣摩之術，誑誘三家村裏窳婦傭夫，師痛懷於茲，以故巖居川觀，確乎無應世之志。視勢利也賤於腐芥，待王侯也輕於游塵，恐煨芋之煙出戶，然而天下望之以爲佛法津梁。暨居瑞石，參徒日臻，聿弗獲止而受之，非師之意也。攝政二條藤公良基，博學洽聞，爲一時碩匠，視師真蹟曰：世皆稱師道德孚於人，而不知雖書楷末技，特有是妙也。字畫入火中，不燒者往往在焉。齒落之與髮剃，爭取十髮者後看之，悉產設利矣。小師道證始入金剛乘教，聞厥祖弘法大師肉身尚存，往高野山祈壹瞻禮。弘法感夢曰：汝欲我親乎，今旺化。近江州稱寂室禪

師卽是矣。證如酒而醒，兼程走北，中路遇駕一檀子者，展而見之，則師之真也。證意異之，既臻瑞石山前，有墟落，曰高野，證益忻前夢之符會，速授禮於師矣。初以後生，稟知於海藏虎關鍊公，鍊公適過，作觀厥地形勝，曰：偉哉師之肖也。清淑之氣，篤生一人者乎。鍊公宗門南董也，其立言必有以成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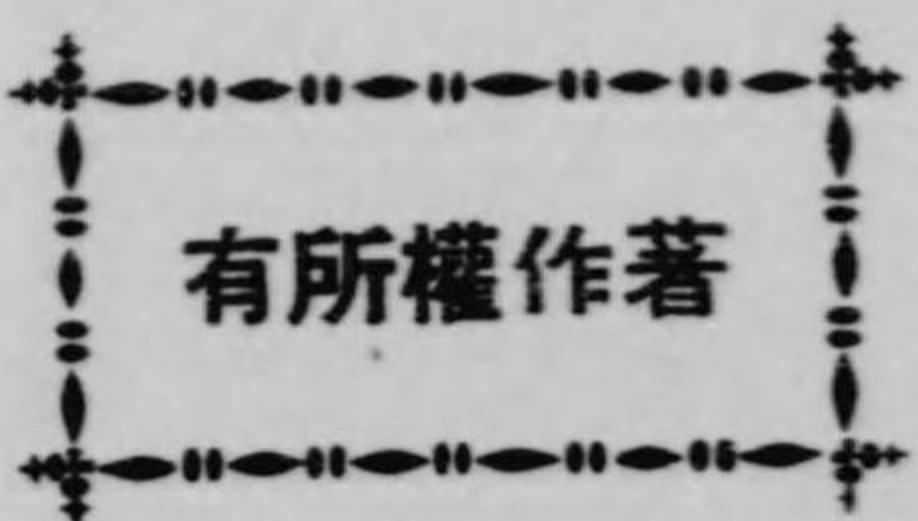
贊曰：南天祖師，以如來所傳之法，分爲教內教外，顯密雖異，同一教內矣。昔者檀林皇后，得密法於弘法，弘法盛稱之，后曰：更有法之邁之者乎。弘法曰：大唐有佛心宗，是達磨之所傳來也。熾行彼地，后乃使弘法之徒慧尊法師，泛海覓法，尋遂參見杭州鹽官國師，且通太后之幣，仍請其上座。義空禪師而還矣。於是皇后創檀林寺，居焉。官僚受指令者不少，然而本朝時機未熟，無由播揚弘法，豈無遺願乎。尋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勸事刻琬琰，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建之羅城門側，因是觀之。弘法已欲教外之宗流通者必矣，其作十住心論，不載我宗，蓋有知也。五百年後，再現扶桑，而償宿願者乎。雖然教內所談，不漏三機，以故流通亦遍，聲光亦熾，教外所指，專被一類，上上根機，諦信之者尚難多得，況復諦當者乎。宜哉。前身後身，否泰不同，愚者莫以容疑焉。嗟乎歲纔十八上，忽被儉師一掌，徹證臨濟骨髓，空手跨海，掉臂橫行，諸大老門，空手歸朝，張皇大覺，正續玄風，斂化歸入阿字門內，亦無遺恨乎哉。

右據昔時年譜纂要紀之。

寬永二十一年歲次甲申

永源住持比丘一絲叟文守

大正九年三月十五日印刷
大正九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有所權著作

《品 賣 非》

編輯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國譯禪宗叢書刊行會

右代表者

宮 下 軍 平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一番地
中 島 藤 太 郎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一番地
神 田 印 刷 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二松堂書店內)

國譯禪宗叢書刊行會

電話神田二四七八番
振替東京四六〇一六番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

國書刊行會

電話二六〇一

東京新聞

(東京)

東京新聞社
東京市神田區

東京新聞社
東京市神田區

大正六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大正六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東京新聞社發行】

東京新聞社發行所

379
11
12

終

